

浦江縣志

卷八

名臣 儒學

忠烈 孝友

浦江縣志卷八

志人物第三

名臣

仕宦而至將相可謂榮矣而為名世為社稷臣惟其人不惟其官之大小也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士君子遭遇昌期翊贊泰階之治宣暢霖雨之功實乎尚已至有懷材抱德逢衰運事中主位非要津功不能以大有為而丰采凜然至今可想見其立朝之梗概者鹽梅之望亦必歸之志名臣

楊喬 梅執禮 王萬 吳直方 鄭深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名臣

一

宋濂 張元諭 張應槐

漢

楊喬字聖達本河東人高祖茂從光武爲威寇將軍封  
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三世以罪國除因家  
焉父扶字聖儀爲交趾刺史有能名喬爲漢尚書丰  
儀偉麗帝喜其才貌召尚公主固辭不聽因不食七  
日而卒喬當桓帝時前後數上書直言政事其薦孟  
嘗表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  
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  
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正去珠  
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名臣

二

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  
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  
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  
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  
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  
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以斗筲之  
資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  
忘身進賢孟嘗蓋喬同郡人也竇武薦喬文質彬彬  
明達國典不究所用而卒弟璇別有傳

宋

梅執禮字和勝家貧幼喪父母胡教以讀書崇甯五年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詳定一司勅令刪定官俄遷九域志編修官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處以武事執禮欣然就職陳說大義閒親挾弧矢爲諸生率大司成強淵明賢之數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轉重修政和勅令刪定官擢軍器監丞以親嫌辭改鴻臚遷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旨意追取甚

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 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厯左右二司員外郎召試中書舍人移給事中林攄以前執政赴闕宿畱冀復用臺諫顧望莫敢言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郵質人室廬當贖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畱役中都者萬數肆不逞爲奸詔悉令還楊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葺太廟僭求賞皆駁奏不行拜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觀女樂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歌舞宴樂時

耶退又以詩戒之黼愧怒執禮上疏求去有不能薦  
進人材之語黼曰是欲爲宰相耶會孟享原廟後至  
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知滁州復集  
英殿修撰西洛歲供縣官炭自元豐以來稱林木且  
盡令淮南代輸執禮曰滁之林木亦盡矣經四十年  
久洛都當已復舊卽奏免之賦鹽有定數而監者抑  
配以補故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倍  
於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德之皆  
繪像祠焉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未上  
改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

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繇度支乃得下嘗有  
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御封不用璽者旣悟其  
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由是  
人不敢妄取月省浮費三十萬金人犯闕執禮勸帝  
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  
洎失守金人質帝於營邀金繒以數百千萬計曰和  
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  
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  
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詰罪  
倘窒其求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

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者已而果然帥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顧以比屋朽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搥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二帝初出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爲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如此宜剗心上報慎勿以老人爲念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去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擣敵營以二帝歸范瓊輩皆謂無益獨吳革從公議以賑給爲名與宗室子昉密團結軍民不旬日得十餘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使瓊泄其謀故陽托根索事殺之執禮通諸經尤深於周易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卽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殿學士諡曰節愍子忠恕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忠範承務郎

李綱與梅和勝書云某違去言教涉三年矣前年夏以愚觸罪蒼黃去國平時交遊至厚者往往不復通問獨吾和勝送餞於門款曲終日非高義絕人遠甚欲敦薄俗而重僚契曷能及此銘刻於心未易殫叙



勿使天下指爲善保富貴之人乃所望於左右也某  
素迂拙加以譴逐以來多病早衰不堪世用區區之  
志惟望朝廷早殄此賊更冀故人勉輔聖主以福斯  
民得與樵夫田叟同被餘潤夫復何言此外千萬良  
重  
食自

王萬字處一其先出於會稽唐之中世始遷烏傷之鳳  
林萬之祖起又自鳳林遷浦陽父約之游江淮閒萬  
因生長濠州家甚貧而厲志於學凡三舉始中嘉定  
十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遷浙西提舉司主管文  
字未閱月遭父喪端平元年除主管尚書吏部架閣  
文字轉國子學錄明年添差通判揚州以母老辭改  
鎮江萬自少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極知邊防

要害嘗爲書歷告重臣大官論沿邊事宜謂長淮千  
里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擊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勢首  
當并兩淮惟一制閩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州居中濠  
之東爲盱眙爲楚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渡濠  
之西爲安豐爲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每揭厲以  
涉之法當調揚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擣虛常往來  
宿亳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又惟  
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  
梁安豐光州爲臂以黃岡爲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  
荆襄每候西兵東來輒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



規模可立也論用兵則謂當以五千人爲屯每屯一將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大將而并合於制置爲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其中行則結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賫乾糧止則就食州縣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畫此則無地無田不耕而歸附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論守戍則謂戎司舊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真揚六合鎮江兵戍揚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以至池司

兵戍舒蘄巢縣江司兵戍蘄黃浮光地勢皆順皆以統制部之出外而皆常有帥臣居內以本軍財賦葺營柵撫士卒備器械以故軍士嘗整辦遇警急則帥臣親統重兵以行比乃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黃州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司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兵不屬將往往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柵壞而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與盡還舊制其他敷陳皆類此多者或累數千言文多不載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權屯田郎官萬因輪對又言於上曰天命

去留原於君心陛下——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不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則天命在我矣其言尤爲精白未幾差知台州至郡惟疏食敝衣終日坐公署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多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丁歲祲萬盡力拯之民無饑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轉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刑部尚書史宅之故相之子昔嘗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

平江府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氣象迫遽人心傾搖眾莫敢言萬又首論之會議相之事已決疏入除大理少卿萬卽日還常熟寓舍拜太常少卿辭差知甯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俄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四十八及嵩之罷相人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特贈集英殿修撰予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萬遇事敢言眾知其人豪每咨問之當金初滅鄭清之欲謀乘虛

取河洛萬曰今朝廷勇於復境而怯於備邊莫若移  
勇於怯爲自治之規不然非萬所知也已而北兵壓  
境三邊震動其言果驗理宗下罪己之詔命中書舍  
人吳泳視草萬謂泳曰用計已失矣亦豈可遽示怯  
哉今邊民生意如髮宜振厲奮發以興感人心泳如  
其言萬初與季衍遇衍勉萬從事朱熹四書之說久  
之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是而行  
違非言之僞也習未熟耳熟則言行一矣故終身言  
行相顧發於設施論諫忠懇剴切無所顧忌初官不  
受人薦生平不交權貴書絲毫不妄取或饋藥材甚

豐萬力却之至使人謝過萬不得已受一附子守台  
時有故人來謁欲售錦裯贈之入白其母母曰不可  
此固汝當得終官物也或以萬之介潔其母教之有  
素云初諡議節惠後更忠惠所著書名時習編有易  
詩書論語孟子中庸太極圖說及其他奏劄論天下  
事者凡十卷子庭字德揚受知賈似道官終大理寺

丞

元

吳直方字行可其先毗陵人一遷於鄱再遷於睦三遷  
浦陽之新田唐乾甯初有名公養者又遷縣西吳溪

上至直方十五世直方年七歲母亡十歲大父蕃又  
亡獨與其父寶居豪家利其弱時侵苦之直方雖在  
童子中嘗發憤自厲必欲伸己志乃已稍長出游浙  
東西習刑法於帥府及行中書復北走京師無他親  
朋童御一身在逆旅中凡三十六年困苦艱難無不  
備歷或勸南歸直方曰生爲寄死爲棄等一死耳何  
分冀北與江南乎其志愈壯不少折後用薦者以備  
說書事明宗於潛邸會明宗出鎮北藩復罷去尋奉  
省檄爲上都路學正欲上又爲代者所先遂主留守  
馬扎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二年

脫脫爲御史中丞以直方嘗事先朝奏爲江浙等處  
儒學提舉中書改授副提舉未上御史臺又改授廣  
東廉訪使承發架閣兼照磨時直方年六十一矣明  
年遷宣政院架閣管勾俄陞長史重紀至元六年脫  
脫從父伯顏方秉國鈞恃有定策功專權自肆人情  
震栗上與脫脫密謀罷其兵柄更新庶務直方實協  
贊之上爲其功召至便殿賜以黃金繫帶驟超十餘  
階授集賢直學士轉侍講學士尋又陞學士脫脫亦  
自是進位右丞相國有大政令多咨直方然後行直  
方每引古義告之民被其賜者甚眾未幾上章乞骸

骨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俸賜終身至正中監察御史劾直方躡進官階奪其誥命除名爲民他御史辯其誣復之直方深沈有謀人莫測其喜愠夷險一致可屬以天下大事縱羣言沸騰不少動爲人謙下待人恆如布衣一飯之恩必思報之人以是稱焉子萊志道萊別有傳

鄭深字仲幾一字浚常父銳以深貴贈樞密院判官追封浦江縣子深幼負氣不羈人多斥其誕獨從父欽奇之使游學京師久之從丞相別兒怯不花出鎮南服杭城災連數萬家深諷不花以汲黯事不候報下

按戶計口賑之不花將辟爲行宣政院宣使未及就仍從不花入京聞太師脫脫喜士走見之脫脫方奏取江淮蘆蕩之利深切言不可脫脫謂其子哈刺章曰鄭先生有道士也汝宜事之遂延家處以師席深教導有方脫脫稱譽不置口至有聞於上者有旨欲令皇太子共學深懇脫脫奏辭上曰朕言已出必使一至卿家而返明日太子至深以孝經進太子因賜錦衣一襲至正八年脫脫奏深爲太傅府長史間以民間所病深曰皇慶初國用不足令民入貨取券使受直於有司踰三十年弗償非惟民困將國家之信

安在耶脫脫卽勒吏使給之鈔以繙計者八百五十萬有奇十年遷宣文閣授經郎俄以中書奏兼經筵譯文官深敷繹聖經啓沃深切上每爲之改容宣文在禁中密邇端本堂日侍皇太子研席寵遇殊甚嘗問其家同居事嘆爲嘉瑞書麟鳳二字美之十四年轉鑒書博士兼官如故深侍經帷教胄子者四載歲錫宴者再頒織金文幣者二以爲常時深從弟濤方爲經筵檢討參贊官每進講殿中兄弟連翩而入及退均被上尊馬漣之賜十五年改中書吏部員外郎初有同舍生先入仕籍見深未達頗使酒侮辱及是

改官之文適至深曰彼積勞日久豈可以私憾廢公法哉擇良郡官之從脫脫征高郵見途民東西竄追問之曰軍奪民牛且擊翁嫗傷故逃耳深曰王師除暴禁亂乃令侵民耶蹤跡其人執詣脫脫實於法尋脫脫以讒去國深感之亦移病弗視事十六年秋御史臺欲用爲御史深以母老辭已而除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浙西時屯重兵挾貓獠軍勢強仆人廬舍以爲薪上下惴惴莫敢誰何深反覆鞫訊知隸平章慶童帳下械送而請治之軍不敢譁尋改江東建康道未及上卒年甫四十八深授經宣文閣中

所從皆勲戚之子學成而仕多蔚爲名臣在朝卿大夫無不知敬愛深而翰林學士揭傒斯學士承旨歐陽元諭德李好文司農少卿危素尤與深爲文墨交而無閒者也

明

宋濂字景濂其先金華之潛溪人祖德政以濂貴贈太常少卿父文昭贈禮部尙書濂幼英敏強記就學於聞人夢吉通五經復往從吳萊學已遊柳貫黃潛之門兩人皆亟遜濂自謂弗如年二十五浦江義門鄭氏延之講學喜其風士乃自潛溪遷縣青蘿山下元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名臣

十四

至正中用大臣言以翰林院國史編修召以親老辭不行尋詭爲黃冠逃隱小龍門山中讀書自娛踰十餘年明太祖取婺州召見時州已改甯越府命知府

王宗顯開郡學因以濂及葉儀爲五經師

戴良寄詩云海潮還

舊浦河流歸故道嶺雲雖暫出迴風復吹掃遊子與家別來歸何不早路遠隔音形感物坐空老孤鴻失儔侶連翩洲渚湄自知羽翮短不與同奮飛寄言奮飛者當慎子所之烟波渺無從雲路迴難依雲路多鷹隼烟 明年三月以李善長薦與劉基章溢葉琛波有虞機

並徵至應天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尋改起居注濂長基一歲皆起東南負重名基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基佐軍中機謀濂亦首用文學受知

恆侍左右備顧問嘗召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門口釋黃石公三畧濂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已論賞賚復曰得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牣將焉用之太祖悉稱善乙巳三月乞歸省太祖與太子並加勞賜濂上箋謝并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太祖覽書大悅召太子爲語書意賜札褒答并令太子致書報焉尋丁父憂服除召還洪武二年召修元史命充總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學士明年二月儒士歐陽佑等採故元元統以後事蹟還朝仍命濂等續修六越月再成賜金帛是月以失朝參降編修四年遷國子司業坐考視孔子禮不以時奏謫安遠縣知縣旋召爲禮部主事明年遷贊善大夫是時帝留意文治徵召四方儒士張唯等數十人擇其年少俊異者皆擢編修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濂爲之師濂傳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父云帝剖符封功臣召濂議五等封爵宿大



本堂討論達旦歷據漢唐故實量其中而奏之甘露  
屢降帝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  
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皇從子  
文正得罪濂曰文正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誼置之  
遠方則善矣車駕祀方邛患心不甯濂從容言曰養  
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帝稱善  
者良久嘗問以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舉大學衍義  
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頃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  
帝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講畢因曰  
漢武溺方技謬悠之學改文景恭儉之風民力旣敝  
然後嚴刑督之人主誠以禮義治心則邪說不入以  
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代歷數  
及封疆廣狹旣備陳之復曰三代治天下以仁義故  
多歷年所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  
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率以躬行則  
眾自化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  
之言帝忻然曰卿可謂善陳矣濂之隨事納忠皆此  
類也六年七月遷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贊  
善大夫命與詹同裴韶鳳修日歷又與吳伯宗等修  
寶訓九月定散官資階給濂中順大夫欲任以政事

辭曰臣無他長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八年九月  
從太子及秦晉楚靖江四王講武中都帝得輿圖濠  
梁古蹟一卷遣使賜太子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  
之太子以示濂因厯厯舉陳隨事進說甚有規益濂  
性誠謹官內庭久未嘗訐人過所居室署曰温樹客  
問禁中語卽指示之嘗與客飲帝使人偵視翼日問  
濂昨飲酒否坐客爲誰饌爲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  
誠然卿不欺朕閒召問羣臣臧否濂惟舉其善者曰  
善者與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  
素上書萬餘言帝怒問廷臣或指其書曰此不敬此  
誹謗非法問濂對曰彼盡忠於陛下且陛下方開言  
路惡可深罪旣而帝覽其書有足採者悉召廷臣詰  
責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幾誤罪言者於是帝廷譽之  
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宋景濂事  
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  
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每燕見必設坐命茶每旦必  
令侍膳往復咨詢嘗夜分乃罷濂不能飲帝嘗強之  
至三觴行不成步帝大懽樂御製楚辭一章命詞臣  
各賦醉學士詩又嘗調甘露於湯奉以飲濂曰此能  
愈疾延年願與卿共之又詔太子賜濂良馬復爲製

白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寵待如此九年進學

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其明年致仕

義烏王禕贈詩云憶

從夫子遊歲月兼兩紀義惟師友兼道實賢哲擬及  
茲客江東三載接棲止辨理鐘扣莛論文車合軌晨  
昏奉周旋骨肉同彼此琴音子期知劍氣茂先指斯  
文已云墜高誼度茲倚君今荷君恩予告歸田里雖  
云抱微疾甯無動深喜高堂有嚴君候門多稚子初  
筵諧笑談中餽具甘旨以茲自怡愉亦足忘藥餌返  
岫矚飛雲歸海觀流水物理諒皆然人情詎能已網  
繆念往昔契闊慨今始悵焉惕中腸臨書淚盈紙

賜御製文集及綺帛問年幾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  
藏此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濂頓首謝既歸杜門  
著述人罕得見其面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又明年入  
朝帝懽動顏色卽勅儀曹奉上尊法膳相續日侍游

宴帝喟然曰純臣哉爾濂今四裔皆知卿各鄉其自  
愛十三年冬長孫慎坐胡惟庸黨帝欲置濂死皇后  
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濂狀貌豐偉美鬚髯視近而  
明一黍上能作數字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  
學無所不通爲文醕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凡郊  
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燕享律厯衣冠之制四  
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  
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  
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來數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高  
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文集四方學者悉稱爲太

史公不以姓各雖白首侍從其勲業爵位不逮基而

一代禮樂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其明年卒於夔年

七十二

方孝孺奉懷宋太史用盡字韻詩云隆替存恆期含生會當盡獨遭誣枉構既往有餘愍

哀彼草昧初遺黎困戈盾英雄遲割據未暇分牡牝  
公來作蒼龜王畧見封畛上為社稷鎮下為邦國準  
旅常揭日月鐘罄羅虞箕諫陸賈多制作張華敏  
格天誠密運恤物涕潛隕氣回窮冬温力導大川引  
竭忠職調護垂老辭疾忍顛頓萬里行流離闔門殞  
安知事乖謬元造獨何忍顧受深知無能效調賑  
所餘已無幾猶受飢凍窘自顧受深知無能效調賑  
是非屬公議不以窮達混終古仰大名昭回配箕軫  
紛紛榮辱論百世同一晒  
三嘆秋風前目送高飛隼  
知事葉以從葬之蓮花山

下蜀獻王慕濂名復移瑩華陽城東宏治九年四川

巡撫馬俊奏濂真儒翊運述作可師黼黻多功輔導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名臣

十九

著績久死遠戍幽壤沈淪乞加卹錄下禮部議復其

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謚文憲

張元諭字伯啓自號月泉生而右眉白人稱白眉公幼

穎而嗜學博洽經史討論注疏以折衷朱傳多所發

明讀史凡所評斷皆確論文追秦漢詩步盛唐嘉靖

丁未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度支節慎庫盡裁宿弊修

廳事於郎署地閣下見遺金六千兩以入公儲時銓

長張華陽疑其詭以市名元諭真不校後臺省清稽

覈庫所缺適符遺金之數追究之乃知前主事所運

藏暴卒未攜者其事乃白尋進員外郎董造皇陵有

所羨悉上於朝上賜寶鈔彩段旌異已復進正郎詞  
官袁應樞者相國嚴嵩婿也慕元諭雅望啖以美官  
正色曰此豈爾婦翁家物耶袁不勝愧忿嵩子世蕃  
以任子官尚寶卿兼工部侍郎銜例兼銜官於部堂  
無公座部僚議創設以結世蕃歡元諭堅奉祖制爭  
之世蕃氣折眾亦爲寢其議楊忠愍繼盛以劾嵩被  
誅元諭爲文往哭詞極懇惻無顧忌嵩父子愈銜焉  
會管鐵甲廠大將軍仇鸞嚇賄不遂仇故嚴氏黨遂  
以修理不職誣劾同事數人咸以尅減律擬重辟上  
獨念元諭所上私羨凡累數萬可原得減論謫判常

州聞父疾告歸侍湯藥父卒服除補廬州判甫及瓜  
其佐郡及視篆下邑士民戴之如嬰兒之仰怙恃也  
繇薦剡轉安慶丞管儀真鹽務却例金數千商人嘖  
嘖頌之直指董昆按郡董向事鷲擊所過摧殘元諭  
約郡僚爲吏民請從寬大比進見郡僚縮不敢發元  
諭獨抗言董艷然辭之詰朝謁先師廟升講命撒丞  
座蓋嫌之也元諭卽拂衣出駕扁舟徑行值提學周  
如斗郡守朱瑞登交畱之百姓攀轅者往來如織董  
亦尋悔謝乃復還職未幾擢吉安太守政主宜民不  
伺上意嘗爲某御史緝一奸比鞫之乃爲請宥御史

難之元諭曰守固爲人所誤敢以人命實前言耶嶺南流盜數千犯江西屠殺慘甚將至吉安元諭先揭榜於途示以利害賊聞太守恩信素著乃從閒道遁去已而備兵使邀功失利撫臣挾以勒賂不與遂以縱寇聞上命送京調用卽解綬歸太史羅洪先鄒守益輩泊九邑士民皆號送不忍別無何言官交白其事撫臣以公論不容罷去冢宰楊博素雅重元諭謂其無俗情且無宦情安肯謁選補官者乃特起桂林守蓋異數云桂林政績人心亦如吉安所誦述以丁母艱歸服除再補永昌守興學撫夷稱治平第一擢

滇南觀察副使奉表至京峻却諸贖無敢饋者至湖廣辰州以勤勞得疾卒元諭性孝友清介與人交不立城府至臨節守義雖賁育不能奪趾不妄入公庭亦未嘗私通一刺歷官二十四載守先業無少增置所有俸餘悉以周宗親之貧乏爲婚其不能婚者三人處鄉黨似無官者人亦不覺其爲鄉縉紳也所著有詹詹集篷底浮談等書行於世萬曆中督學洪啟濬題請崇祀鄉賢所至五郡俱祀名宦吉安再祀鷺洲書院後學翕然仰瞻私諡貞肅先生

張應槐字汝植孟暄孫也受詩於錢唐楊道南登萬曆

丙戌進士授饒州司理以經術飾吏事嘗語人曰心原無倚物各有平有罪不宥無爭自圖槐之志也任五年凡大辟戍徒從未減者數十百人尤折節加禮文學士秩滿當召不欲諧時干進薄遷樞部主事會有言官忤上意上震怒特疏救之尋以母老改南時相繼秉政者多浙人力能薦拔其鄉槐不屑也疏告家食十餘年貧不能婚葬者資之生子不能舉者食之公庭中未嘗投一刺也歲當均賦時通判某署邑篆借清覈漁獵小民刑者相望人懷自危應槐出力爭之事獲寢起補武選郎疏兵事數千言皆中機宜

後遼左事興僉服其先見轉閩備兵使者執政葉公閩人也以大義相繩上疏直其可否凡十餘款其一以宰相天下樞衡當推誠布公懋宏治道不宜優游養望開倖進之門亦不宜招權樹黨以營私竇厯序相君弗稱之繇欲上再行枚卜其二以儲貳天下根本大子髻年神聖宜選左右前後之人格以日新又新之學今視簡編爲文具講讀爲冗官毋乃非賈誼所以蚤諭教之意乎又以弗補大僚弗典按差弗召對弗視朝語規皇上旨歸政府因乞休者三不報遂不待詔歸踰年起楚屯鹽水利參政故事外臣無予

告卽予告亦無薦起者蓋異數也入楚備悉楚鹽弊  
規其利便調其事宜商民賴之且爲築隄防濬水道  
水故從楚藩宮出宮竇塞城中苦潦應槐首清之始  
諸薦紳次第及王宮王怒移文於臬謂世有藩室事  
而監司得擅更耶槐往趣見開諭再三適有假子之  
論槐謂正宜借此收拾人心豈可以一水浚怨王悟  
得竣其功楚人至今賴之三年晉掌粵憲正己率屬  
墨吏望風解綬其揭於堂有曰司馬溫公平生所爲  
可對人言趙清獻公旦晝所行必告天知槐誠不欲  
多遜二先生也後攝海道事捐贖鍰千金爲賑且條

肅憲防倭十餘策上部臺使者轉上之朝議重用而  
竟以疾卒應槐通籍三紀強半在山水間一切世味  
視爲幻泡恆以少年失父爲恨事母太淑人色養備  
至所著有存養錄鳳山博議續浦陽人物志諸書行  
於世祀郡邑鄉賢楚中名宦



儒學

儒莫盛於宋迨元之世何王金許一萃於婺而先是  
朱呂二先生及陳同甫講學於是 月泉之上迄今  
溯其遺事知浦之人文有從來也蓋自仲喬大徹鵝  
湖之論道傳受業仁山之門嗣是遞相傳述綿綿延  
延大抵深契於濂洛之微真儒而非偽儒也謹按其  
時代以為先後而淺深亦畧可覩矣志儒學

朱臨 蔡慶宗 陳訥附 傅如松 傅如川 合傳

朱子槐 柳貫 吳棻 張元理 張元仁張

元漢附 張元銘 鄭尚藩 戴王蕙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儒學

朱興悌 周璠 戴殿江 戴殿泗

宋

朱臨其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臨少穎悟從安定  
胡瑗遊瑗以明體適用之學教東南人士或治經或  
治事各有條法長樂劉彝授周禮又兼習水利臨乃  
授春秋瑗嘗著春秋辨要唯臨得之為精臨晚年好  
唐陸淳學淳之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  
遂總其說為纂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  
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  
舒為兩漢通經第一然猶拘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

知也其所學蓋卓有所見如此臨初以丞相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後以子適之貴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私記一卷春秋統例二十卷他詩文又別有集藏於家

朱恡縣之西隅人元祐時師黃山薛大觀大觀善說春秋能紹述平陽孫復遺旨登其門者無慮千餘人惟恡得其要領著春秋羣疑辨二卷所述大概本尊王發微甚有依據今書散佚柳貫嘗從蘭谿得其本後有倪朴跋語謂恡之爲人無以考其詳朴距恡無百年蓋已如此宋季縣有蔡慶宗字光遠亦明春秋之學著春秋集解若干卷又有陳訥字升之通周易得先儒未發之蘊著河圖易象本義八卷今俱散佚不存

傅如松字仲喬偕弟如川好學力行從呂東萊遊呂深器之九日呂與紫陽朱子登高如松如川侍側語之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學者立脚不可不高又嘗從呂與朱陸講學於鵝湖如川因著朱陸同歸論如松著鵝湖渙羣說以互相研究後如川舉紹熙十年博學宏詞授京府教諭如松絕意進取又恥以文章自炫隱居閉門証性雖達官罕得見

焉

朱子槐字可大西隅人少讀伊洛淵源錄卽知造道以  
立志爲先以踐履篤實爲本長私淑同郡呂東萊之  
學於先儒遺書窮晝夜纂輯不休以故學日益進爲  
文不事華藻惟欲闡發精微之旨寶祐時舉進士咸  
淳中爲本邑學正後轉睦州學正學者咸奉爲宗主  
月泉書室新建邑侯王霖龍聘主講席本白鹿洞規  
條以爲程範一時人文翕然崛起時浦邑建縣已久  
未有志乘乃搜輯先哲遺事析爲四門撰浦陽縣經  
二卷又仿鄱陽洪氏志遍考一郡人物撰咸淳東陽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儒學

三

志雖其書湮沒不傳而學博識精卽於斯可想見矣  
元

柳貫字道傳其先居河東宋建炎中七世祖鑄始從趙  
鼎自河東遷杭鑄子森又自杭遷浦陽烏蜀山父金  
以右科進士第爲高郵令貫幼有異質穎異過人受  
經於蘭谿金履祥遠宗徽國文公之學刻意問辨多  
能究其旨趣學文於方鳳吳思齊謝翱自經史百氏  
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爲文章  
涵肆演迤春容紆餘人多傳誦之大德四年始用察

舉爲江山縣學教諭

戴表元送赴江山序云古之用  
人權尊而法疏權尊則易於取

人法疏則人命得以盡其相沿三吾公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命漢晉相才三溫亦以能客孟嘉為喜然不聞於庠校師儒之嗟而桓所辟置惟其學行之難稱於鄉則人自聞風裏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之難而道固不可易而屈也科舉興銓格密其說先裁之

以中人可能之文藝然後拘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

月以至於江南異時自通守令丞主簿尉不可謂陋而人

諸僚若州縣官注調一決於選部法不可謂陋而人

情徃往不難於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

雖百里之學亦趨畏報而不敢輕赴彼誠而師傳

守令丞諸僚不過簿書胥史勾稽剖之類而師傳

之職有不止是焉者則法之所不及又繫乎其人之

自為之與屬者科舉之弊既除諸選猶守銓格惟縣

學官以其秩卑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置有

志節者或恥為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庚子歲吳楚闕

士待命於中書行署行署以長取闕升府宰士捧牒以

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為榮而吾友金華柳道

傳得衢之江山焉江山固佳邑氣清而俗簡貴僚

使客車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儒學

四

覽不患無以盡其才昔夫子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

道之成也豈惟江山聞江山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

而來於以為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

之名不亦可乎道

傳曰唯是為序

遷昌國州學正滿考游燕京吳澂

見其文而奇之曰鄉雲甘雨天下士行被其澤矣程

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吾子銓曹以

士論所歸特除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延祐六

年改國子助教陞博士

吳萊寄詩云試續儒林傳南

截鯨鱗卓犖初觀國軒騫早致身燕秦爭騁俠鄒魯

共稱醕旅劔渾如淬家穉在一振於焉徵有道自此

教成均學術諸生識才名六館親士牀然燭夜葺帳

給餐晨上下笙鏞閒縱橫俎豆陳岐周鼓老闕里

魏碑真白日需前席青雲仰後塵山林稽猛駁文宇

到祥麟豈獨申佔畢猶應逐縉紳討論抽秘典扈從

得良臣絕漢幽洲暗滄波碣石隣鸞旂飛旄旒革輅  
壓輪囷御苑材官集離宮突騎巡赤狐翻遠譯黃鼠  
割時珍法酒葡萄熟天花芍藥春遡風沙鷗健衝雪  
野駝馴北海誰求隱東都或對賓三關甯設險八極  
總歸仁悵望懷今古賡歌邁等倫短衣曾見龍長銜  
每忘貧共往仍聯駟同吟更接茵玉山森巨植金水  
濯芳津本擬追枚乘終然愧卻洗鹿鳴來已再鵬擊  
去何因色挺淮王桂香生楚客蘋聖朝如薦士江漢  
有垂 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  
綸

泰定元年擢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設施必俟貫論定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眾莫敢忤貫毅然却之有神降於洛長吏列上禮部乞加封號貫謂神姦鼓民不治將亂宜下所部禁之禮部如其言沅州貢包茅茅輕舟易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儒學

五

溺貫請附他貢物以輸監察御史馬祖常薦其才可任風憲章再上不報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

吳萊

柳博士自太常出提舉江西儒學來訪宿山中詩云

一掃空山鹿豕蹤車如流水馬如龍黃麾法仗知宸

輦青史勲名問景鐘宣室受釐端有召曲臺傳

禮尚爲容少年作賦將投獻東北孤雲是岱宗 新龍

興郡庠復東湖書院侵田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大振他書院未籍於官者亡慮數十舊設主領以司出納多行貨求檄至則乾沒爲奸貫盡罷遣分隸所在學官提舉朝夕膳歲進米八十石皆取於諸生廩餼中貫却不受後莫有追襲其弊者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人省憲二府檄貫訊其獄鈎摘隱

伏所平反甚眾秩滿歸杜門著書者十餘年至正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會貢舉法復行浙江行省中書留主文衡至二年夏四月到官僅七閱月疾卒年七十三集賢大學士吳直方國子博士吳師道經筵檢討危素共經紀其喪學者私諡曰文

肅先生

宋濂議云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置大和於生

極非濟之以至嚴則盛者不堅實者不確而發育於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故降之以霜雪沍之以冰霰使昔之驕虛暴溢者一旦收斂縮閉折挫而無遺寓深愛於至畏之中萬物莫知其所以然故肅者天地之所以爲教也惟人也亦然導之以柔惠誘之以慈良俾人見之而化者春之和也臨之以儼恪以推其情慢之氣持之以介正以格其邪僻之心不怒而威不言而厲者秋之肅也育才莫善於和成德莫善於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儒學

六

肅嚴肅之君子其猶霜露之教乎元故翰林待制浦陽柳公先生負瓌雄絕特之才畜峻大剛方之德發而爲文則沈雄而雅勁見之於行則端重而遂直怠色不形於面媚言不出於口所學以聖賢爲師而不戾俗以爲異胄子周旋禮樂之署統教吳楚之區晚爲人師入造胄子周旋禮樂之署統教吳楚之區晚歲就徵入掌帝制其於關異卓行可激貪懦迨其退臣勁氣直辭可輔彝訓危言卓行可激貪懦迨其退而燕處凜然神居屹然而元喜怒不著語默有恆可謂有德君子矣先生既卒而元亦亡時異典湮節惠之禮未舉門人咸喟歎而稱曰士有易名况先生嘗有位者乎惟先生之文天下靡不聞知以德配之於義爲稱非曰肅乎請遵古者私諡之例以文肅定諡而易觀者非曰肅乎請遵古者私諡之例以文肅定諡遂諡曰文肅云

貫器局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

卽之如入春風中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爲人後遇

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平以獎進人才爲己任人有

一善諄諄稱舉惟恐不聞與崇仁虞集豐城揭傒斯  
義烏黃潛齊名號之曰四先生善楷書工篆籀妙處  
不讓李陽冰兼能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贗所  
著書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二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  
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子卣同因孫穎穆  
穎以蔭入官調永豐尉

吳萊字立夫年四歲其母盛氏口授以孝經論語及穀  
梁傳隨能成誦七歲能賦詩方鳳見而奇之曰此邦  
家才也初母夢神人飛來而生子因以來名至是鳳  
取南山有臺詩語更名曰萊族父幼敏家素多書萊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儒學

七

每私取讀之幼敏從旁竊窺乃班固漢書也指谷永  
杜鄴傳謂曰汝竊觀吾家書能誦此當貸汝罰萊琅  
然誦之至終篇不遺一字幼敏以爲偶熟此易他編  
皆如初因盡出所有書俾讀之方鳳時寓幼敏家嘆  
曰明敏如吳萊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乃妻以孫  
女而悉以其學授焉萊自是該貫古今無所不考年  
未冠以朝廷有事倭夷撰論倭千七百言論議俊爽  
識者謂有秦漢風延祐七年萊年二十四以春秋舉

上禮部尋以所言不合於有司

柳貫吳立夫舉進士  
不第賦別次韻答贈

詩云長安花好合來遊眼底高風一鶚秋顧以微瑕  
傷白玉終然褻味愧黃流狂歌賴有千鍾酒通蓋今

無萬丈裘同憶雲泉不同夢空將兩耳與心謀芳草  
連天鴈到稀京華春盡杏花微新知落落長門賦故  
意悠悠白紵衣兵法孤軍常少挫聖經一字退歸松  
有公非文章銳發如朝氣慎向尼山覓要歸

山中益窮諸經之說用功既深所造愈精閒有論著  
絕出於庸常數等翻閱子書百餘家辨其正邪駁其  
僞真援据皆的切可傳四方學者一時多師之重紀  
至元三年監察御史許紹祖以茂材薦署饒州路長

蕪書院山長未行卒年四十四初萊好遠遊

黃景昌寄詩云

溪花春向好吾此共誰看風雨頻年約江湖早歲歡  
豈無青玉案空遲紫金鞍應爲高堂語清羸慎犯寒

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  
舞戰鬪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謂有司馬子

長遺風及還江南復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  
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瞪然長視思欲  
起安期羨門而與之遊由是襟懷益疏朗文章益雄  
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  
山水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萊精識絕倫自秦  
漢至於近代但舉隻簡片削必能別其爲何代人作  
或怪而問之萊曰辭氣音調世有不同人自不深察  
耳工詩賦尤善論文嘗言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  
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  
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



什自歸什伍自歸伍元不曾亂聞者服之晚自號曰  
深衷山道人因稱之曰深衷先生所著書有尚書  
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  
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  
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詩文六十卷他如詩  
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考誤未完門人宋濂等初

議私諡曰淵穎議云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

文者固囿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品裁六  
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彝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  
而所為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經學  
聖人者必法經以爲文譬之於木經其區幹者歟文  
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歧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  
訓詁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弊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儒學

九

而失之古義益遠矣有如長薌書院山長吳公先生  
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為一代之文英  
纂述之勤汗簡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真偽  
於春秋則脫畧三史則析義例而嚴其斷藻續所及  
而極其精於三史則如長江峻如喬岳激如雷電和如  
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岳激如雷電和如春陽  
其妙用通於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觀  
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  
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闡其藩垣而逐其軌轍者也  
嗚呼盛哉門人學子僉曰經義元深非淵而何文辭  
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諡曰淵尋以為未稱更諡曰  
穎先生云門人宋濂等謹議

貞文先生

宋濂議云斯文天地之元氣得其正者其

上則治道修而政教行世之亂也正文鬱乎下則學  
術顯而經義彰斯文之正非謂其富麗也非謂其奇  
偉也非謂其簡澀渙漫也本乎道輔乎倫據乎事  
有益乎治推之於千載之上而合參之於四海之外  
而準乎文苟得其正則窮泰何足累之浦陽深衷先  
者乎

生吳公天賦絕人精識邁古咀嚙六經以求其道不  
餒百家以盡其用貫穿該博洞視當世瑰瑋宏大不  
愧前古其陳理也明而嚴其敘事也精而當其道憤  
也周而婉其賦物也深而適於未弱冠志意廓然憤  
東夷之不恭則欲蹈王庭而陳說覽時政之多僻則  
欲告時君以仁義以聖人之志莫顯於春秋也則排  
異說而務得褒貶之中以三代之政莫盛於孟子也  
則畧傳注而務得理中之實以亞聖莫盛於孟子也  
則斥史遷之妄而傳之以詞賦之祖莫忠於離騷也  
則法而式之以古樂府之作隨三代而升降也則撰  
而次之搜抉隱伏擿糾謬神行電逝川流石止傑  
乎雄哉先生之於文可謂貞而有則矣先生既喜  
仕後用薦者為長薌書院山長而終史臣嘗附於元  
之列傳門人私以淵穎易名或竊病其未稱於是更  
諡曰貞文先生庶使來者知浦陽之文自先  
生始大盛而正文之不遇可謂當時惜也

士謚士諤金華縣學教諭

明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儒學

十

張元理字伯循與兄元仁俱自少以聖賢厲志居恆言  
笑不苟動循古禮冠三加婚親迎皆流俗所曠見嘗  
慨然思繼香溪仁山之學負笈就章文懿懋之門上  
而性命下而訓詁詳析精究深有得其居敬窮理之  
要惜皆天不永年力行未熟而一時修士已心折之  
元理著有師門絃韋畫之所接夜必登記常語人曰  
吾心覺妄動時費許大氣力隄防始知制心難於制  
虎聞者服為名言從弟元漢篤學師古言模行楷人  
謂有元理之風

張元銘字演中讀書有神悟精三易六樂曰樂易無異

同損八十一之一分益三十二之三分陰陽變易六律旋宮盡此矣著樂則六卷畱都紳士閱其書曰雅樂不墜在斯人乎僉以幣聘抵京會太史焦宏講明善之學元銘應聲曰明善當以誠神幾三字發之曰繼善成性本體也感於物而心危惟不知識未發之誠不睹聞已發之神介乎隱微而成性存存所謂獨也幾也慎獨而極深研幾此率性也濂溪之研幾安勉同歸可以言繼成之性善未可必事理之無不善也宏起而避席稱其見道言也與大理張懋學太常于正發高攀龍何棟如諸公論樂於神樂觀著原樂

大成復請講易於天玉書院著原易編從游多名士計數百人過樵李樞部岳元聲出震南兌北圖據易先後天變化之次力辨其非元聲屈服書卷贈之曰易樂真儒歸老著三皇五紀以明歷度及地理連山醫墳款要諸書行世年八十卒

鄭尚藩字良价雲南副使崇岳之季子性坦易遇忠孝大節卓然不移幼從父任東安五載不取一錢事親逮壯仍如孺慕又念上世同居數代思紹其流風比分異垂涕者累日在諸生文名大振筆法臻蘭亭佳境求書者屢相錯也崇禎末年以貢授臨海訓導未

赴而國亡後遂絕意仕進自號天山以見志有薦起者杜門力謝足跡不入城市三十餘年 一龕參會性理諸書及得王文成語錄喟然嘆曰道在是矣體認彌年觸處迎刃而解比邛和尚頻書叩證惟以儒道救正之歲遊仙華寶掌登最高峯悲歌慷慨直欲起方韶卿謝皋羽吳思齊輩與之上下其議論烏傷朱淳自負才氣無雙一見而渙然冰釋願入弟子籍中自此門人日益進矣浙之東西無不知有天山先生臨卒精神不亂諄諄以綱常名教囑諸子聞者嘆斯文之喪焉著有龍圖合解太極圖說大學古本

註中庸解靜樂堂詩稿

戴王蕙字惠蒼生而穎異未冠力學嗜古深探濂洛之旨潛修克己嘗作主敬日新振情諸箴室慾進學諸篇以自勗恥爲時藝稿成不以示人或見者稱爲真才子蕙曰才子名僕固不堪有亦正不樂有才者德之緒餘天畀我以形賦我以性不能踐形盡性希聖希賢而徒以才自詡無乃自薄乎由是澄心理學謝絕紛華名其居曰立齋取卓然獨立之義也其矢志以繼往開來自任身體力行未能測其所至惜乎不壽遽以康熙丙申卒年僅二十有三著有鷄鳴集

臨文決拾殘冬續業等書

朱興悌字西崖世居城西樸樹里天資卓犖家貧少書  
徧訪藏書家經史子集靡不研究尤喜讀洛閩諸書  
沈潛性理傑然爲學者宗謂吾輩從事於學立志要  
堅尋路要正用功要密又謂用功之法無他只在體  
認親切兩間名理隨處領會心中自能實受其用平  
素敦內行重師友厚族黨事事躬行實踐以餘力爲  
詩文然不苟作也歲丙申邑令薛鼎銘聘修邑志表  
章文獻無纖毫及請託事晚年聘主月泉書院以明  
經老年八十三而卒著有西崖詩文鈔八卷宋文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儒學

十三

憲年譜二卷

與戴履齋同纂

易說二卷金華經籍志六卷春

秋論六卷三國志筆錄五卷隨筆一卷

周璠字魯璣北鄉盤洲畝人生而岐嶷讀書不肯尋行  
數墨務挾其精意習古文力追史漢詩則以李杜爲  
宗學使竇光胤器重之嘗游萬松書院齊召南門下  
所交皆一時豪俊時山中文教未興獨與二三同志  
崇尚古學士風爲之振起謂文之根柢在六經而六  
經之理約之於身心初嗜陸王晚乃折衷考亭謂朱  
子之學足以範圍百家之異同性耿介處己剛以嚴  
與人方以直居家和順孝弟人無間言年逾七十由

歲貢生授海鹽訓導嘗以己俸資貧而好學者閱五  
年卒於署學者稱盤洲先生著有盤洲文集六卷詩  
集二卷

戴殿江字襟三號履齋馬劍村人也年十九爲名諸生  
性嗜書桐鄉汪氏有書五萬餘卷索價千金殿江貨  
產易之造萬卷樓以藏延同邑陳松齡周璠以教子  
弟年五十餘家事悉付諸子專心讀書幾廢寢食又  
十餘年豁然貫通曰紫陽朱子所以明洙泗之正傳  
當湖陸氏所以正徽國之道範千古關係莫大於是  
由是祖朱宗陸區別異同謂不如是不足以言學而

生平議論所出皆歸於一纂輯金華理學粹編以續  
絕學與季弟殿泗編輯九靈先生年譜及友朱興悌  
纂定宋文憲年譜所以考前賢學業進修之次第出  
處取舍之本末復刻九靈山房遺集齊召南水道提  
綱以嘉惠士人其潛心理學至老不倦卒之前一日  
猶執朱子書不去手所著有履齋文集十卷永思堂  
文鈔八卷

戴殿泗號東珊殿江幼弟嘉慶丙辰進士傳臚官翰林  
院編修入直

上書房與修

高廟實錄充日講起居注官自爲諸生以詩古文負盛名  
與兄殿江潛心味道身體力行務歸實踐在都門時  
銳志元學粹然一歸於正其論學曰績學者必先立  
根基則日用語言之間始有層累又當不憚披解使  
心目中無纖毫迷眩之累然後可漸進於有成又曰  
學者所以立根不在多言惟在立志志之不立豈復  
有是處最喜讀孟子謂其書多提醒宗旨而真實處  
則全在論語大學如存心養性知天不熟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數語未識功夫所在自是研究羣  
經博觀諸史及百家言返而求之於宋五子謂於此  
有得雖盡拋他業可也而况同條共貫必無拋去之  
理至朱子之書尤不可一日離晚年讀書務求進於  
簡易深懲少時深求密取之弊卒能於平實處窺見  
聖人遺蘊久官翰林十年不調處之裕如旣而解官  
歸兄弟皆年七十餘芒屨竹杖使子弟具壺觴從講  
道論德津津不倦生平外和內剛胸懷洞然年八十  
而卒崇祀十三賢著有風希堂詩文集

忠烈

自昔忠臣報主烈士殉名其致身授命各有不同而所以振綱常立名教則一也邑自達官以至一介之士氓庶之微類能蹈刃赴鑊大義凜然記載及此足以見人心之不死而懦夫置身何地哉志忠烈

梅溶

黃仲龍

黃震龍附

樓斌

妻孫氏附

柳叙

鄭得

周煥

張三鳳

金日觀

張操

張龍張虎附

方應時

方大霽附

施廷獻

施廷賢

朱君正

吳尚鉉

張德冠

石景行

石興瓚

補遺 鄭洽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忠烈

一

宋

梅溶其先吳興人五代時有諱聳者始避地來遷浦陽寢成大族在通化者為尤蕃溶以儒受薦為單州助教年七十餘攝松陽丞宣和二年冬盜發青溪據歙睦遂破杭明年春婺衢處相繼陷兵及境溶勢不能敵死之從子執禮言於朝官其二子敦時敦成敦時後為遂安令

黃仲龍裳之姪震龍弟也兄弟皆登咸淳進士第震龍以養親不仕仲龍官至秘書省校書郎解職家居寇掠鄉里而火其廬以刃脇其降仲龍不屈罵不絕口



而死

樓斌字一忠縣文溪人髫年有遠畧私淑倪文卿朴讀其疏草諸書知兵食戰守之策山川險要之處冀旦暮得當以佐恢復每聞雞起舞曰中原陸沈豈丈夫安枕時乎聞史彌遠矯詔殺濟王作輓詩哭之有奸雄雖快志骨肉已無情之句詩漸傳播逢彌遠意者逮治斌斌不爲屈會有解之者得釋益潛心力學登淳祐十年進士第累官至翰林說書開慶元年賈似道鄂州乞和以捷聞斌直發其奸章三上似道怒噉言官劾其誣罔受責傷重疾將革猶賦詩而逝其詩曰空懷濟世安民畧不見男婚女嫁時對策丹墀無進益讀書白屋失支持夢中但覺成冤鬼死後應宜作諫尸忠簡已亡武穆逝堪將中夏付相思妻孫氏年少孀守凜然以節著稱

柳敘字元德縣之烏蜀山人高大父瀚曾大父彬大父蓋皆逸士蓋尤慷慨識大義其著於校諱祈者敘父也精春秋敘亦以春秋補博士弟子隱居教授語學者曰開心須誠修身須敬行己須恭處人須恕一時若方鳳謝翱吳思齊咸師仰之咸淳初由胄監以賢正任蘭溪縣尉值宋祚將移天下大亂蘭地當衝要

軍興往來居民竄山谷敘精明強毅佐令設策撫綏鄉城安堵如故時浦山邑尤騷動音問艱阻乃迎祖父就養於蘭越四年祖亡請假還葬不許遂卜其邑石屏山之陽而阡焉壬申足被瘋疾告歸蘭民感德不忍舍去相與築大園於城西構廬以居之叙乃奉祖母母柩並祔祖塋而叙亦遂籍於此叙係懷君國念念不忘每朔望靜夜必焚香籲天祈延宋祚德祐乙亥居父喪結廬盡禫畢語諸子曰人生大義惟在君親吾生平讀書期無負此二字耳及祥興己卯宋亡敘聞拊膺大慟曰天乎天乎古有夷齊其詔我矣

遂不復食面對崖山六日而卒卒之日遺命藁葬中野不封不樹以明國亡與亡之義焉敘生紹定己丑卒於祥興己卯年五十一葬石屏山祖塋之左子三昭暘昫咸克世其業吳師道爲撰其墓誌銘

國朝乾隆十三年督學使者于敏中按臨金郡題其墓曰  
純孝孤忠

明

鄭得字仲載義門人明初以胡大海爲浙江行省中書開府金華有薦得才者署爲稅課使并參軍事用其言約束卒伍加惠市廛四方商賈湊集錢幣倍增次

年苗兵蔣英等作亂刺殺大海守宰咸棄官遁去得急取印券置他處亂兵索印斫其左手得詈曰首可斷印不可得李左丞在睦爾輩直釜中魚耳賊懼釋之越二日李文忠赴難賊遁得以重傷告歸卒於家周煥字克光西隅人博學能文居家孝友嘉靖戊午由貢士尹福建永福任甫兩月倭寇猖獗攻陷郡邑所至風靡煥率民兵督戰斬獲百餘級賊憤甚併眾來攻煥勵志堅守月餘力竭食盡外援不至猶披甲巷戰死之家人死者八人福民白於官立祠特榜曰忠勇仍移檄浙省從祀鄉賢

張三鳳東隅人膂力過人從軍以功陞温州衛揮使調往朝鮮征倭戰於釜山署爲先鋒斬首數十級生俘十餘人次日復戰乘勝單騎先驅遇伏被擒不屈死之後邢經畧玠敘戰亡功第一宜廕錦衣爲有力者奪止世襲杭州衛試百戶

金日觀字伯玉天啟五年以將才授守備効力關門擢鎮標中軍遊擊加參將行薊鎮東路遊擊事專領南兵崇禎初加副總兵守馬蘭峪三年正月 大清兵破京東列城兵部侍郎劉之綸遣部將吳應龍等結營毛山規取羅文谷關師敗日觀遣二將馳援亦敗

歿 大清兵乘勝據府君玉皇二山進攻馬蘭城甚急日觀堅守親燃大礮礮炸焚頭目手足意氣不衰乞援於總理馬世龍令參將王世選等赴救兵乃退尋復以二千餘騎來攻日觀偕世選等死守不下朝廷獎其功驟加都督同知四月與副將謝尙政曹文詔等攻復大安城遂偕諸軍復遵化錄功進左都督時總兵鄧玘轄馬蘭松朋二路日觀應受節制以玘銜都督同知不屑爲之下總督曹文衡劾日觀器小易盈恃功驕縱帝特戒飭而已久之移萊州副總兵十年春 大清兵攻朝鮮命從登萊總兵陳洪範往救駐師皮島 大清遣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先攻鐵山四月分兵攻皮島水陸夾攻副將白登庸先遁洪範亦避走石城登庸尋帥所部降日觀偕諸將楚繼功等相持七晝夜力不支陣歿島城隨破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世蔭錦衣副千戶建祠繼功等贈卹有差

明史

張操縣人父子兄弟俱以勇力聞爲畱都千夫長善於馬上運鞭便疾如風江盜畏之呼爲張千觔嘗躍於過大樹下挾馬空縣樹上馬不能逸也遼事興操督京兵往援擬率千人夜襲其營主帥難之以眾寡

不敵而死其死也部下卒無一存者獨以鐵鞭擊殺數十人被矢如蝟毛人方之太平花將軍兄龍中甲午武舉虎中丁酉武舉以勇畧爲時所推亞於操云方應時字朝中通化西塘人鳳後裔也慷慨有爲胸具韜畧由掾曹授江津縣主簿縣令缺署縣事十有二月流寇張獻忠率眾攻城應時團練民兵守禦有方自攝縣後賊來無虛日而卒不能近後令至悉更其守禦之方城陷應時死之初授江津時與叔父大霽偕來應時死大霽念曾授豐城縣尉祿食有年亦遂逃匿山中慟哭不食而死

施廷獻字達可通化六都人也喜談忠孝學從方大本遊大本名賢鳳後居與梅溶執禮同里講學餘談鳳及二梅忠節廷獻與其子大緯輒心重之由貢監授河南盧氏縣丞值流寇殘破邑境知縣擬失印律撫院優廷獻才畧題補知縣團練民兵數戰屢殲渠魁賊怖引去後乘京畿失守益眾襲盧獻堅守月餘無援城陷迫降大罵不屈同妻戴氏子大緯死之士民禮葬於城西十里夾溝之原顏其碑曰忠烈施公之墓崇祀名宦幼子大纘無依有李姓撫繼更名至醅入

國朝以能文名

施廷賢字元英博通羣籍才識兼優崇禎丙子科北闈副榜己卯授蘄州黃梅縣丞尋署邑篆時值流寇侵擾廷賢豫增雉堞備軍器庚辰春寇泊城見戒嚴引去冬復寇城一月而解壬午陞授知縣會張獻忠破荆襄數郡十月遂圍梅城月餘不下乃陽去十二月二十夜益眾偷襲城陷廷賢親巷戰被執賊敬禮之正聲曰國有民城不能守家有母養勿克終上愧天生下負所學從容再拜北向辭君南向辭親訖奪佩刀格殺數人自刎士民哀之立祠致祭邑紳宛三奇人謂父子忠孝媲美云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忠烈

七

輩作哀誄以顏常山張睢陽比稱所著有希魯集課士約言兵防要畧行世先其子伯允割股療親而斃

朱君正字子性西隅人祖廷剛號九峯先生父宗周俱有隱德君正事親孝家貧躬爲藝圃以養夜讀風雨孤燈非丙夜不寢爲邑弟子員尋食餼欣然曰吾昔曝烈日中十指勤動而親之養或不裕今則危坐几案間而滑甘罔缺豈非國家作士賜哉父卒廬墓哀號三年如一日講學月泉書院闡明朱晦菴呂東萊之正學遠近欽其師範崇禎泣極戎馬生郊中原鼎

沸每撫膺曰上之不能設策佐帷幄康濟蒼生又不能請纓殺賊縣頭顱闕下徒煩聖主憂甯非士恥聞者嗤之謂儒生迂談逮懷宗身殉社稷君正慟哭北面再拜曰生雖草莽臣曾叨養士鴻恩敢不自勉丙戌七月二十二日天未明君正沐浴正衣冠登明倫堂作絕命詞書紳自縊死其詞曰大明堂堂中外亂綱雖云天運人實乖張吾成吾仁舍生孔牆愧弗能濟一死存常昧爽眾見之其元如生遠近聞之皆爲流涕

國朝康熙甲寅通學籲請崇祀郡邑鄉賢祠

按明史附朱大典傳誤作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忠烈

八

張君正

國朝

吳尚鉉字惟鼎縣學生有膽畧事母趙氏以孝聞順治三年歲大旱斗米八錢尚鉉出米五十斛賑濟康熙十年又旱出穀四百石煮糜以賑開義館於吳溪延師以教其鄉人宗族康熙十三年閩寇猖獗尚鉉率先捍禦與賊戰於松邨死之

張德冠縣學生康熙甲寅負母避難山中遇寇義不降辱賊以利刃扼頸德冠罵不絕口捐軀殉之康熙五十一年具題奉旌

石景行邑諸生康熙十三年耿賊倡亂蔓延浦邑毛侯  
奉憲檄令擇賢能者爲團練總使擊之景行直任不  
辭變產以佐軍需糾合民兵與駐防洪管岱長子武  
生邦河前往破賊通化鄉賊乃遁事平制憲李給扁  
褒稱焉孫文楫子可芬並人庠

石興瓚景行族弟膂力過人兼習儒業耿賊之變隨族  
兄景行破賊奮勇爭先格鬪而死後事平當事以英  
烈義士旌之

補遺

鄭洽義門人官翰林院待詔建文四年靖難兵入帝出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忠烈

九

亡從者二十二人鄭洽與焉嘗至義門訶行跡者隨  
至帝匿井得脫故老佛堂建文井至今猶存洽從亡  
滇黔川廣之間後不知所終當時諱其事及神宗詔  
復靖難殉節諸臣義門家乘始以其名補之康熙三  
十三年教諭葉祈建寓賢祠立方孝孺位以洽與朱  
忠烈配道光二十五年從祀鄉賢祠



孝友

浦在唐時割烏傷之北鄙以立縣而烏傷之有顏孝子也史書不詳其里居故老稱縣之孝門橋卽其故處又孝門西五里爲義門鄭氏所居鄭綺孝類於顏開十餘世同居之風意者天地敦厯之氣特聚於是而後先相應若此過其地者低徊不能去浦稱小鄒魯孝弟醕風至於今不替揆厥源流實先民啓之殆孟子所謂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下莫不興起者乎若夫割股廬墓過情之譏秉月旦者無暇深求矣志

孝友

陳太竭

何千齡

鍾宅

鍾明鍾滿鍾文廣金智深合傳

鄭綺

鄭德珪

鄭德璋

戴瑄

鄭文嗣

鄭太和

鄭文泰

鄭欽施慶附

鄭鉅

鄭銘

鄭鉉

張天錫

王澄王子覺合傳

鄭渭

鄭濂

黃逢原黃宿合傳

鄭源鄭杕附

鄭淵

鄭洧張氏子鄭櫟合傳

張壽祖

鄭漢

黃謐

黃塘黃保附

黃良昶黃旻附

黃潏黃洵黃培附

張孟晶

鄭旭

張永遷張子洵附

張文瞻

倪士華倪治合傳

鄭宗岱鄭元會元

善合傳

張孟景

樓孟憲

樓時程

張孟暄

張元夫

張應沛

樓萼

傅寬

傳文附理

張元珂

趙枋

方學禮

季世修

項思諭

楊天隆

陳應相附

傅文釗

傅文附鉞

倪高七

張應標

施伯允

陳希隆

陳附茂

方思文

張應陞

石東華

張應懋

方應元

張一經

項元珪

張一尹

鄭應朝

張密

張宇

方應秩

黃應律

吳守儁

陳之璉

黃昌期

鄭爾壽

張啟旭

石文楫

吳尚錫

吳尚合鉞

傳

張以敘

王繼旦

樓承順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二

潘顯順

石邦璫

金廣倫

倪元征

樓洵揆

朱以明

洪孟綱

洪孟經洪合傳

朱興楚

傅之富

張國儒

金仁梓

周宗濂

張德韜

張應堅

趙渭

王宇清

鍾鳴盛

張灝

張可榘

朱以鈔

項以森

洪正祿

吳由慥

徐廷芝

周耿光

張致莪

朱守縵

黃幾堦

徐伯燧

唐

陳太竭縣人武鼎之子二親亡卽墓手藝松柏終身衰

麻形質枯悴哀哭弗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

舊志作唐人據

戴良五賢祠記云不知何時人

梁

何千齡縣人四世同居梁貞明六年表旌門閭

宋

鍾宅縣之興賢人淳熙中母病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

愈從子明亦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刲股療

明皆瘳知縣李知退義其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三

嘗三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求分文廣恐傷兄心卽出之宅有至行其事親出於天性而非矯揉所致當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爲餌方安議者謂宅化之

鄭綺字宗文麟溪義門之始同居者也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攣綺保持若嬰兒但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母嗜溪泉值天旱不得跪溪傍大慟泉忽湧出溢丈餘今溪旁有井號孝感泉是也妻丁氏饋食

稍緩母恚丁有後言卽出之重娶阮氏與姒不相能  
又出之其治家嚴肅不包容一毫非禮如此一日晨  
起召子姓序立先祠下刺指出血滴酒中以次飲之  
仰天誓曰吾子孫有不孝不弟不共財聚食天其卽  
殛之言畢义手植立久而不動就視之卒矣乾道時  
郡縣上其事詔旌門閭賜號冲素處士鄭氏自宋歷  
元以迄於明同居者凡十五世皆自綺始宋史著綺  
孝義傳中

元

鄭德珪字子潤綺五世孫爲人短小精悍髯垂過其胸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四

神采毅然發語必中理鄰族有赴愬者折以片言皆  
悅服去宋末以才受薦厯官衢州龍游丞與弟德璋  
孝友懇至德璋性剛直與物多忤仇家陷以死罪會  
當逮揚州德珪哀之佯謂曰彼欲害者我也何預爾  
事我往析之則姦狀自白卽治行德璋追及諸暨道  
中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諾以  
勿往夜將半從閒道逸去比德璋追至已斃獄矣德  
璋慟哭欲絕負其柩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慟烏鳥  
皆翔集不食

鄭德璋字子振咸淳末諸惡少年嘯聚爲盜抄掠居民

德璋誘渠魁縛送於官壘大石作柵以絕其黨民賴以安常平使者王霖龍上其功辟爲處州青田縣尉不赴至元閒兵燹之餘耕人鮮少德璋與里中振廩同食全活甚眾鄭氏自祖淮鬻產濟饑家道傾落至德璋復自樹立興起其家而齊之以禮法每晨興擊鐘集家眾謁祠序揖堂中申祖訓退而會食雖家庭凜如公府垂歿子弟環問齊家法乃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遂瞑家法代以一人主家政德璋旣沒以兄子文嗣主之自文嗣後相繼主者爲大和爲文泰爲欽爲鉅爲銘爲鉉爲渭

戴瑄字君玉縣興賢鄉人風神峻潔超然有前代風吳萊嘗亟稱之當宋德祐丙子惡少年執白挺暮夜擊傷民民咸不能自保理用計安之一境肅然游浙西悞傳道卒母朱哭之喪明瑄還露禱於天摘冬青葉浸水舐之期年目復明朱歿繼母傅氏生子惠秉家政貲財一聽惠取弗與較惠與鄉井不相能人欲求隙加害瑄資其行遠仕閩嶠避之從祖母盛氏張氏各生子而寡瑄養事之盡禮以全其節其子長悉稽前人上田均予之其他敦嫻族惠里黨事甚多終於

至正庚寅年八十四

薛志作感德鄉誤  
今據建溪集改正

鄭文嗣字紹鄉德珪子簡易有識量志在濟人有告糴者諸子方執量出戒之日當思久執此勿促之其厚道類如此至大閒文嗣以宗子主其家時不裂籍者凡已六世歷二百年一錢尺帛無敢私凜凜如綺在日三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其事於縣縣上廉訪使審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元史以文嗣列孝義傳

鄭大和一名文融字順鄉德璋長子文嗣卒大和繼司家事時年已踰七十遇家人益嚴而有恩子弟稍有過頽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列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重紀至元元年冬以太常博士柳貫上狀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爲書浙東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葬必稽朱子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食貨田賦各有所司諸婦惟治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作家範二卷無子以弟子欽爲嗣

鄭文泰字達卿德璋少子才雄而志銳大德末年饑人相食與兄文嗣鑄大釜鬲日煮糜分啖全活者數百人性介特據直道行不肯持兩端保州里如家數十里閒黔髡盜販無敢入其境撫家一以慈書忍字懸置各室使相雍睦其家自淮毀產拯荒甚貧後漸裕德璋始大振迨文泰愈盡心不懈凡山林陂澤園田室廬得以斥拓資義聚者文泰功爲多

鄭欽字子敬文厚子繼爲大和後事大和極孝謹大和好學欽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力行之本生父病醫言人血能治欽刺血和藥以進母病熱頂灼臂以籲

天者凡三及歿仍爲服三年喪欽嗣文泰主家政有才如之恢其宗愈光茂家屬二千餘指視之如一或有疾夜六七起亞旅輩咸感激盡力廣田三千畝建嘉禮莊貯其歲入以給冠昏喪祭之用其於疏族則有續食之粟禦凍之衾勸學之塾鄉里則有推仁之財免利之穀庇窮之屋廣孝之阡嘗曰民吾同胞憂樂共之可不盡心乎或有難奮身救之相爭不決得片言卽解欽喜於聞善應機如丸有誤輒自訟其咎故人樂告之以善家後古榿大十數圍欽每游息其間以青榿居士自號有僮曰施慶薰於其德善事親

得美味卽歸遺其母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御史  
王餘慶書孝童以褒之

鄭鉅字彥宏欽從弟也其父文轟字震鄉遇物寬宏鄉  
稱善士早世鉅奉母黃盡孝母歿出寢於外三年哀  
慟無晝夜性凝慤而冲夷其與物交防範至密諳練  
至精而於羣從之間傾誠以相周旋故皆得其懽心  
從父文泰領家事益以義亢其族特善鉅鉅每侍左  
右操其權度裁之繼及欽欽亦惟鉅是友欽歿鉅以  
次長其家確守成法如執玉持盈惟恐有愧前人然  
所見一定雖羣言沸騰不可奪由是內外政皆治又

嘗和善藥起人夜半有告急者卽起應之

鄭銘字景彝鉅同母弟面目嚴毅不妄言笑與金華胡  
翰同受吳萊春秋三傳之學晝夜相切摹凡內聖外  
王之道古今事會之變無不講覈及之事母黃至孝  
母嗜鱖魚雖卒不可得必徧求之會有疾益思得魚  
適獲魚疾遂以瘳及居母喪三年不食肉聞樂出入  
鞍轡亦必以布裹之奉諸兄如嚴父進退執禮甚恭  
不命之坐不敢坐初銘爲蓮塘張氏贅婿張翁無子  
旣耄欲以資產屬之銘請畀諸族子辭再三不可姑  
受其三之一翁亡銘獨經紀其喪兄鉅歿以次當長



其家羣從固請泣告外姑歸籍所得翁之田廬悉歸於公復自念久居於外不親家事能負荷者莫如從子渭爲文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度年六十二卒銘善古文辭宋濂稱其尺幅宏而體式備莊凝峻潔絕似其爲人鮑溪水惡春漲多溺人銘架石橋其上鄰氏子母老無養給其衣食終身人又稱銘惠人云

鄭鉉字彥貞文泰子自幼沈毅端慤朋儕間不狎侮一語人有易己之言自責自勵惟恐如之既壯嗣主家政翊翊畏謹雖甚勞勩勿懈父病在枕席妻卒不敢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九

哭強顏乾笑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慟哭三日鬚髮爲之盡白既終喪或勸更娶不聽出

游燕都

吳萊送偕仲舒叔姪北遊京師詩云鄭君一本自義門門首植表孝義敦祖孫九世類一

日聚族千指通晨昏酒食厄口共飫衣裳架身同温家且富饒積粟布里或饑資糶大令延譽寢以邈東眷西眷疇尋源復除曷下省府令延譽問鄉閭言禮俗興衰顧不重風聲勸慕猶茲存袖中懷文叩所部行矣望闕期軒騫燕然何許水陸隔越驛踰月舟車犇鄒嶧邳山岱嶽竦蜀江邦瀆河流渾榆關崇墉峙虎駁碣石漲海饒蛟鼉北州塵沙遽萬里天邑氣象雄薇垣昇平多年正黼宸郡國麋至駢肩跟五柞長楊劔戟相接控弦突騎旌旗翻雁飛鳴羽未肅魚龍變化光相燉世塗人事豈可測儒術政理須攀援嗟予昔忝俊造翹足到今勞夢乘時一去欲迅奮抱病日劇徒邛園阮郎竹林日並秀章氏化樹春仍繁榮親顯已揭傒斯黃潛皆折行輩與在此舉惜不得饑空壘樽

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一時士大夫見其方嚴皆敬  
憚之仲子泳講授脫脫太師家鉉爲書數千言進陳  
時政之弊脫脫多採行之居嘗與參政忽都魯沙游  
忽都子爲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鉉延其  
家十餘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元季兵起大將  
入其境者每相戒無犯義門樞密判官阿魯灰率軍  
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內雞犬牛羊  
盡敝鉉往說之曰明公非太師偏裨乎太師征高郵  
尙以無罪去國况明公士卒恣行乎脫有一人言於  
朝不識明公何以處此阿魯灰愕然請解免計鉉曰

是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能撫  
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行且錄明  
公之功矣阿魯灰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束  
帛以謝明日下令啟行一軍肅然未幾明兵取婺州  
鉉移家避入諸暨左丞李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  
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爲扁鑰而去事平遣帳前先鋒  
率兵護其家歸人以爲鉉積善之報云

張天錫字君與其先世自清河遷居浦陽祖夢龍父一  
甯天錫自成童輒知孝敬日趨大父母父母側問衣  
寒燠而進退之旣長益推錫類之仁九族有勿振者

時卹其匱乏復懼族遠情疏築堂南山麓爲敘拜族  
飲之所長幼之節粲然不紊每掃先世諸塋必以其  
所葬某府君名行暨支系本末厯告於嗣人曰吾髮  
種種矣苟不言爾等或有所不知乎平居正襟危坐  
終日不妄動撫世接物一以誠有犯之者任其鞶鞶  
而耳如無聞尤不喜以疾言厲色加於人人愈愛慕  
之雖童媵亦從化俯首趨功驩如也至正初有藩王  
慕其醇謹辟爲營田總管府治中辭不赴終老田野  
卒宋學士濂勒其墓門之版曰一鄉善士

王澄字德輝宋太常少卿王萬元孫也澄以忠厚爲家

歲儉出粟貸人不取其息州里愛戴若父兄年七十  
三嬰微疾集家眾言曰麟溪鄭氏合食共居久而彌  
篤汝曹能如之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有子三  
人曰子覺子麟子偉各有子共八人曰應念憲舉勲  
慶忿恩應等又各有子且二十人矣子覺與二弟合  
謀召諸子孫謂曰一體之分散爲九族收族而聚居  
是謂敦本離宗而自務是謂乖義吾父有遺言欲法  
鄭氏今其家法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如何應等踴  
躍從命參定家則一篇計一百八十四條皆遵而行  
之明洪武十四年宥鄭湜爲左參議命舉所知湜舉

同郡王應等五人皆授參議二十六年命廷臣舉孝弟敦行者補東宮官眾以浦江鄭氏對太祖曰聞其里更有王氏乃徵兩家子弟鄭濟王勲赴京擢爲春坊左右庶子應卽子覺子勲子偉子也義門王氏之聲遂埒鄭氏

鄭渭字伯陽鑑子行長而賢從父鉅卒羣推銘主家事銘自念久不親習讓於渭渭固辭不得乃以家更繇出納諸繁重事身獨任之仍奉銘理其綱歷鉉及已三十年戴星出入不憚其煩元末行省大吏嘉其純篤欲辟爲從事辭不就明初定賦郡田一斛驟增其半渭走白當路得蠲除縣官或踵門問政陳說利病民多陰受其賜疏族有早孤者收鞠於家歛其租入待其長而悉歸之渭凡事宅心厚而接物誠持是化行鄉里無賢愚貴賤率皆信服呼之爲長者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卒

明

鄭濂字仲德渭同母弟嘗遊九華

舊志作藍

山采苓注藥自

號采苓子濂處世八十四年主家者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老言必信行必篤與遊君子若宋濂胡翰王禕諸公莫不推以爲賢嘗受知於明太祖家多田推擇

爲糧賦長詣京師太祖召見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  
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賜之果濂懷歸剖分家  
人帝聞嘉嘆欲官之以老辭時富室多以罪傾而鄭  
氏數千指特完濂之力也會胡惟庸以罪誅有訴鄭  
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欲行濂弟湜竟往時  
濂在京迎謂曰吾居長當任罪耳二人爭就獄帝聞  
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爲逆耶宥之擢湜福建布政  
司參議而以所徵貨全歸鄭氏濂感帝恩每帝生辰  
卽捧香詣闕下拜賀帝喜命與顏曾子孫來朝者同  
列當世榮之子彬以工詩見稱於時

國朝勅修明史以鄭濂冠孝義傳首

黃逢原字資深合溪之以同居顯者也黃氏自宋爲詩  
書家嘗有仕者不大著而以積善稱元至正時名珪  
者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爲逢原生生二  
子曰逢吉字資善曰逢昌字資文逢吉長於逢原而  
逢原爲宗子兄弟友愛無閒言各有子共十餘人同  
財共爨立約以齊內外爲訓以飭羣從應酬庶務率  
諸子姪而分任之一錢尺帛必咨稟而後行於是以  
其條教鑱諸石子孫遵守莫敢踰越縉紳多爲文詞  
以彰其美宋濂作義門銘且以餘慶名其堂其後同

居者凡七世逢原子宿字仲昭從學於蘇伯衡又遊宋太史濂之門以文詞稱洪武丁卯伯父逢吉以非罪名隸重籍宿挺身代行死於法鄉里哀之宿子洵敏而好學亦以文詞名士林云

鄭源字仲本父鑾以和厚見稱早卒源隱居元麓山采藥修餌以濟人明初駐軍婺州軍餉不繼勸閭右輸助郡守王宗顯以私憾視他姓十倍徵源家從弟漢被械繫督責源聞趨赴願以身代不許號哭於庭宗顯爲緩其徵後從弟渙以家賠納猶督責金銀不休曝於烈日源又往請代不允卽自解衣立赤日中或杖其弟則以身覆之人多稱其義子杅字叔韓宋學士濂之壻詩文俊雅有學古齋集行世

鄭淵字仲涵鉅長子事親極孝母疾侍湯藥逾年不離側病革思食西瓜旣食而卒淵見瓜輒涕泣終身不忍食之因念母不置得瞶疾後父喪哀毀骨立三年服除猶癯然不勝人事凡遇忌日先期齋素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沒身不變當兵亂有士夫來託者接而禮之寒者與衣饑者與粟建洞溪橋造潮溪舟以濟涉者家眾有疾一夜三四起死喪必身先任之師事宋濂恩義猶父子又嘗登柳貫黃潛吳萊之門絕

意進取以古文辭自娛著書明道授於學者有遂初  
集十卷續文類七十卷宋濂表其墓曰貞孝處士

鄭洧字仲宗淵同母弟言行謹愨立志以古人自期受  
業宋太史濂籠雞寢側雞鳴卽就學夜至二鼓不休  
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詩傳一以誠篤恭慎  
爲本而以忠孝禮義訓飭諸子洪武十九年詔天下  
度田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泣其役有以賄敗者事  
連糧長兄濂名在籍將行洧曰此行必不返兄以八  
十之年行數千里死於法鄭氏爲無人矣吾得死於  
義不媿揚州祖也遂代詣吏自誣服竟死金陵縉紳

哀之私諡貞義處士所著有師古齋藁妻張氏諱瑞  
字柔貞女德婦道咸著內閨嘗避兵諸暨樓子塢鄰  
火將延寓舍眾皆趨避長娣周氏卧病張方侍側或  
勸之行曰吾忍舍娣而自求全乎號泣籲天已而大  
雨火焰遂滅人以爲義感長子櫟字叔悅懷才負氣  
訥於言言必中肯綮洪武乙丑義門爲人誣指寄鈔  
以無主名或難其行櫟遂任以往已而得釋眾皆稱  
之喜鼓琴宋太史偕諸儒數過麟溪必令鼓一再行  
焉次子柏別有傳

張壽祖字伯樗性至孝早喪父獨養母母患乳癰不得

潰壽祖以口吮其毒母亡哀毀骨立洪武二十五年  
以耆老召赴京歷事戶曹後除襄陽光化知縣卒於  
官

鄭漢字仲英初嘗仕元爲浙江行省宣使兵亂棄綬歸  
時家眾每避兵在外漢獨畱率鄉人守之復時遣人  
致食物以安眾心家得無殘破濂沒漢繼主家事數  
年建文帝表其門漢朝謝復御書孝義家三字賜之  
燕兵既入有告建文帝匿其家者遣人索之漢家廳  
事列十大櫃五貯經史其五貯兵器以備不虞使者  
至發五櫃視之皆經史也遂實其半不盡啟乃免於  
難人以爲至行所感云

黃謐字君靜宿從子也同宿受業蘇伯衡以孝友稱父  
隆字伯茂被仇家誣搆當詣京師謐往訴其冤勞苦  
而卒謐素在鄉里間慷慨好義忿爭則平之以理飢  
貧則賑之以粟人多德之既死涕泣迎其喪者甚眾  
子良嗣良肱良顙皆勤敏有爲良昶見別傳  
黃塘字均璧裳之後裔也事親孝父陶字伯成以累  
赴京塘請代行吏議充廣西軍塘任之告歸取行資  
塘子保又請代之既而從征蠻寇沒於陣  
黃良昶字孟舒性孝友痛父以搆難死寢食不忘事母



石婉容愉色曲盡其歡母年八十餘左右侍養如一  
日兄良嗣以非罪械繫至京師良袒從其行詣理代  
服當事義之俾贖其罪而歸人皆稱賢次兄良肱良  
顛皆早亡良袒喪葬盡禮教育諸孤如己子門戶之  
應稅賦之供皆不以畀之子旻字子西聰明好學與  
鄭柏從姪燧友善聞燧語柏所著賢達傳卽過麟溪  
觀其書歸請於父募工刊於家塾人謂旻有表章之  
功

黃潏縣合溪人九歲喪母朝夕哀號得喘疾比年二十  
三父當遠役潏請代父憐其病欲遣兄滋往潏曰甯  
有兄遠赴萬里而弟安處室廬者乎固 許之間關  
跋涉疾劇竟死於途滋往收骸莫知 處眾深悼之  
其族人洵字永叔偕鄭清逸隱居著作尤工詩體髫  
年父死非命悼慕終身自號抱戚子又培字仕茂出  
洵之門嗜學好吟亦以孝聞俱有潏之風焉

張孟晶 克爽父以累當戍孟晶請代冢宰張瀚義之  
得白其事弟旻爲諸生不務生產室燬晶析宅居之  
讓以產之沃者時湖州等處災議撥金華折米以輕  
其賦歲增運本色二萬餘郡守劉公欒張公鉞姚公  
相繼爭之不得會御史行部孟晶與同郡千餘

人往 御史叱收之眾俱駭散獨孟晶及永康應全  
金華申冕進白幾斃於杖終 達情申奏勸還折米  
四萬餘石郡人勒石誦之後以子元諭貴封虞衡主  
事

鄭旭字允初襟懷豁達善記誦敦孝友正統間括寇犯  
浦旭家被掠室廬盡壞旭修舉之一門數千指賴以  
復所天順己卯家人勿戒於火旭籲天泣曰甯 吾  
身願無及家廟火遂熄既而火復作家廟巋然獨存  
人謂旭誠孝所感私諡貞義處士

張永遷字彥質東隅人幼孤且貧而志卓越嘗告其祖

仕律曰家道以和成吾邑多義門可無傲乎洎 有  
妻資遂出以與其叔叔懸及兄弟輩共生殖漸致饒  
裕尺布斗粟咸無所私祖晚年有妾生子不欲舉永  
遷 舉之奉之敬謹未嘗廢季父禮家眾千指食爨  
五世不析性好施創義倉以賑貧乏置養賢莊以禮  
士嘗出穀千石佐軍興宏治間旌其門曰敦義有從  
子子洵孤貧過賓筵珍饌必懷以 母永遷嘗召客  
飲客醉失金杯子洵適懷肉頰赤遷疑匿杯也止勿  
索客醒告杯處眾方歎服後遷每宴爲設兼饌子洵  
母性峻少不快子洵必長跪膝前解頤方起人咸稱

之

張文瞻字廷望天性孝友嘗以己私產讓弟延名師課諸姪及族之雋者族素務農至是乃得以明經成名一時推其行義以爲無愧永遷云

倪士華通化人其先出若水後華少孤贅蔣洪家洪愛之遂無意育子士華曰異姓不可承祧也買陳氏女進之踰年生二子士華盡挈千金之產還之歸理父舊業業日饒宣德間歲饑輸穀五百石正統間饑又輸穀八百石當事義之裔孫治生七月而父斲卒母蔣撫孤以節著治事之孝迨母卒不入閨闈者三載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十九

性謹達好施予嘉靖間絕丁爲累治爲白長令蠲焉後以仲子尙忠貴贈順德知縣

鄭宗岱字世登總次子從學於蘭谿章懋偕兄宗瀾俱以孝友稱以貢仕西華尹初繼寡姑更姓許年十三慨然曰吾豈可以莒而鄆耶請姑別置嗣棄千金之產來歸其愛寡姑則終身焉爲諸生與從兄宗夷俱有聲宗岱以序當食餼請讓宗夷督學義之允其請宗夷後亦爲英德尹岱雖仕西華性廉潔且多子女婚嫁不支多假貸子元會元善竭力經營爲償數千緡不以累人行誼著於鄉令長文公元發以清望

別奸弊縉紳不少假獨折節下之邑有大事必就咨  
訪適有丈量之役委難其選屬元會事竣一邑稱平  
戊子歲祲元善罄貲以賑殍殍活者千計從子崇陞  
爲繼母所逐元善攜歸撫育卒得成立其慷慨尚行  
義類如此元善以子崇岳貴贈中憲大夫思南府知  
府元會子崇倫爲邑庠生亦倜儻好施

張孟景字克昇以拔貢授無錫主簿當道薦之將例轉  
因父老母疾告歸養父年九十九景亦六十餘寢膳  
儀節無少間時文元發爲浦江令嚴毅少許可特旌  
其門曰純孝萬厯丙申大饑邑令勸貸孟景首發粟  
爲倡又時備餽粥以贍不能舉火者晚年以德望屢  
舉鄉飲賓書懲忿窒慾慎言語節飲食十字自勵年  
八十有六卒

樓孟憲字惟章少倜儻好學居家以孝聞弱冠補弟子  
員督學方山薛公稱曰楓山大業在是矣赴省試聞  
父疾草重繭抵家哀籲無所不至父沒日以兒時嬉  
戲事娛其母且勤課幼弟冀其成立以慰母也母老  
病牀褥者歲餘衣不解帶居喪骨立有古棘人風萬  
厯壬寅領鄉薦弗上退與其子姪講明楓山氏之學  
人謂薛有蚤鑒云

樓時程字鵬甫少孤孝事祖母慈撫穉弟營先兆勗祠  
田獨出妻奩數百金任之萬曆戊子大侵縣開賑赴  
支者途遠多殍程爲粥以濟焉善楷書并畫

張孟暄字克和少穎敏強記師事姚江王琥琥陽明先  
生高弟也朝夕切磨講明良知之學著有山堂初學  
記性至孝執父喪三年不飲酒茹葷事母備極承歡  
生平仗義嘗捐金爲邑學濬湖爲金衢嚴三府豁濫  
賦鄉人誦義後以母與弟孟暄相繼逝哀泣成疾卒  
萬曆四十八年邑令黎宏道上其事崇祀鄉賢祠

張元夫字伯遇暄從姪也父孟恂攻舉業弗售戒其諸

子曰人生耕鑿之外詩酒亦足自娛何用耑事帖括  
爲元夫唯唯乃陰與其兄伯啟夜讀書清晨侍膳父  
側父未之知也未幾爲弟子員補廩餼人始識其爲  
善承父志已而父故終喪不御葷酒事寡母未嘗離  
寢側母病刲內療之者再比母以壽終服闋應貢選  
官常山司訓擢德平王府教授德平父子舊以廢立  
故有卻元夫開陳大義率皆感化明年致政歸葺祠  
宇置祠田建小宗祠瀕死屬其姪孫一琳曰吾生平  
止以尊祖敬宗爲念子其輔吾志吾瞑目矣卒年八

張應沛字汝霖父國子生元京俊才早逝應沛僅九齡  
居喪哀毀動循禮度觀者器焉痛父賁志以沒逢忌  
輒流涕竟日奉孀母備極承歡二弟潞澤襁褓中  
撫之成立合爨四十年比析自處其瘠妻鄭同心以  
所有妝奩嫁小姑析時姑命償數百金辭不受應沛  
以貢授太湖簿郡守廉重之委署潛宿兩邑符咸有  
循聲陞費丞數月聞仲弟故恐傷老母心急告歸哀  
痛成疾卒於塗喪歸遠近畢赴楊太史守勤爲表其  
墓曰孺孝

樓萼字守春宋說書斌之後少敏勤學弱冠餼於庠早

喪母事父及後母至孝授徒脩脯悉致之親親命所  
與則與之未嘗有恡色父卒逢忌奠必嗚嗚而泣萬  
厯癸 當歲薦以後母病不赴有司列狀上督學旌  
焉母服闋始謁選官四明司訓擢泰興諭明年致仕  
歸屢推鄉飲祭酒所著有強吟集

傅寬字孟宏感德人少負膽智甫冠父遭仇家陷以重  
辟寬請代行父不許寬曰緹縈幼女能詣闕上書矧  
男子乎遂往榜掠無完膚猶伏地咄咄訴辨卒白其  
寃後御史廉狀壯之爲綽 以旌其孝居恆奉二兄  
甚恭嘗以己資卜瑩兆悉與兄共其克讓多類此有

孫文理蚤喪父一弟繼逝家故窘文理生殖致饒撫孤姪如己子析產絲毫無所私以入粟授粵衛參軍聞母病掛冠歸刲肱以療之母愈遂終養不出焉從弟亨蒙慷慨仗義有文理之風

張元珂字伯鳴少負殊穎弱冠補邑庠勵志攻苦自以科名力能拾取特恐識固學陋見羞士林遠負笈從了凡先生學三年會父孟鶚寢疾歸侍湯藥夙夜傍牀側父曰曷以我墮子業跪曰大人未愈方寸亂矣何能讀書且人綱人紀豈必丹朱其轂乎一衣一食必親奉之暇則細究醫書討脈理於叔和問奇方於

丹溪原禮延名師以求必起丁歲大禔傾所貯穀八百石首倡賑粥又多修良劑以療貧病保乂其父幾二十年乃歿元珂猶以不能延親壽自罪而鄉評則謂非孝子莫能致也元珂博綜古學不喜讀非聖之書推測河洛本大易張子太極圖說著三才要畧繩身指掌諸書子應懋別有傳

趙枋母病三年衣不解帶既卒括寇入境人皆逃匿枋獨扶柩痛哭寇亦哀之不敢犯

方學禮十七都人少孤母多病甘旨湯藥靡不曲致爲椽吏給繇當赴京戀晨昏不往當道獎異之母終瘞

黃源山結廬墓左荒莽幽阻豺狼出沒終不罹害人  
謂至孝所感

季世脩西隅人奉親盡孝親歿葬陳塢深山結廬墓旁  
每夜深繞塋而哭童僕隨者莫不哽咽下淚

項思諭家十都傭樵爲活養寡母膳羞竭力曲致凡遇  
山澤珍鮮必市歸供養母患瘋疾三十年歲歉難給  
賣妻 終養迨歿廬墓終身衰麻云

楊天隆

省志  
作龍

鐵工爲業母病聞割股可瘳卽引刀割以

少復口銜鐵鉤摘割方寸和糜以進母食之愈後三  
年病如初復割復愈有村豎陳應相聞其風母病藥

不效亦割股進之而愈

傅文釗字國遠縣之感德人早孤事母極孝母病五月  
侍湯藥頃刻不離泊歿居廬三年不入私室伯兄早  
逝撫孤姪如己子均延師課之有成僮好施族屬  
之貧者歲終量給錢米文釗家不甚裕人益多焉其  
仲兄文鉞與之同心孝友鄉評兩重之

倪高七家貧克孝夏月出涪獲金橋下招覓其人還之  
人求均分毫不取或詰之曰何不少取以奉甘旨答  
曰子職自有當竭處倘人因財喪命是吾造孽貽親  
也聞者嘆服



張應標字汝準四歲失母卽知哀泣茹素及就傅每言及涕洟不已師吳彥邦奇之妻以女後父病侍湯藥朝夕未嘗離側顛天願以身代割左臂肉鼎臠以進父病得痊爲人輕財好施與偶得遺金於路攜歸封識覓其人還之

施伯允字長孺幼穎異善屬文邑令蘇公奇之性尤至孝七歲從父廷賢讀書於杭之仙林寺父患疫垂斃伯允泣禱迦藍夜夢一青衣指寺後桃樹云此杪能治爾父覺取進服之立愈母陳寢疾刲股療之者再竟以股瘡創甚發痘疹遂不可治族人哀之

陳希隆六都人孝子 竭後裔也家貧竭力事親母病多方醫治弗效叩天代命割股療之得以永年嗣是孝道聿彰當事自巡按以下旌獎交集子茂卿亦善事隆里人咸稱孝子仍生孝子云

方思文字汝理通化之西塘人年十三大父仲寶患閉溺百藥無功醫曰術窮矣難復生也思文與他孫十餘環侍左右聞醫言獨徬徨流涕顛天哀禱願以口代藥遂踞膝下吮吸數四至口腫出血不肯少休大父曰吾病不瘳數也九京之下保汝後嗣榮昌後父此病嘗藥請代一如事大父焉人謂其能孝昆弟四

人思文居第三平居食必共席遊必同方晚得吉地  
思文不欲自私令兄弟共厝之曰吾與兄弟生同懷  
死同墓形骸共處魂魄相依此天倫樂事雖死猶生  
也人謂其能友生四子長大本補邑庠有文名亦以  
孝友聞次大奎大光大曄皆有孝行榮莫甚焉大父  
之祝豈虛哉

張應陞字汝晉性篤孝友行尚謙光髫年入邑庠每試  
輒冠軍事母寒暄必問飲食必親撫孤姪成立讀書  
僊華之麓出笥中書籍朝夕談論曉以古聖立身制  
行之本子一兆以選貢授江西甯都令應陞在任所  
勉以慈祥勸以清介遇事必裁決乃行政聲大著既  
與二三黃髮詩酒陶情膺封誥累舉鄉飲大賓人皆  
矜式年八十三卒

石東華字環岡生而至孝七歲失怙哀痛泣血事寡母  
曲體承歡家故薄有資產每爲豪右所侵攘邑侯文  
元發直之且嘉其母子節孝旌表其門將其家所有  
鐫板連爲三籍一貯縣一存本族一寄周親瑩瑩孤  
寡始獲卽安母病二載東華抱持如嬰孩顛禱請代  
得膺壽考中年業頗饒賑饑焚券創祭修祠多作善  
事鄉里德之郡邑屢致賓筵年七十七卒

張應懋字汝功元珂子也恪守家範道履清沖讀書喜  
性理大學衍義諸書雜學非所好也雖富厚不驕淡  
然自適後母病夙夜不離寢席御湯藥期年如一日  
妹適樓孝廉子厚爲發遣不異同生邑里謂孝子之  
不匱也

方應元字朝乾鳳之裔思文之孫也性誠慤尤篤於孝  
行幼喪母三年未嘗展眉安厝後獨廬墓旁祭祀輒  
嗚咽終身如之遠祖鳳遺稿將湮捐資鐫板以傳每  
於困苦告貸者還券以卹之湯溪孔道有山迴舖夫  
馬蠡午當役者將逃乃助田以給工食人爲立碑尸

祝至遇饑荒則施餽粥逢險道則濟橋梁郡主吳公  
聞之薦膺賓筵爲士民矜式焉二子璽舟俱補邑庠  
張一經字尙明東隅人弱冠補邑弟子員性孝少失怙  
祖母周母吳二氏孀居家日落有弟四人勉營婚配  
皆給於館穀合爨三十年薪米獨任內外無閒言天  
啟改元長子德驥舉恩選遂以舊業讓弟而獨構室  
奉二母問視必周不解衣帶者歷數十載吳壽八旬  
周壽至百歲乃卒一經哀毀甚未幾亦卒

項元珪字汝瑞號楚白生三歲嫡母生母相繼沒元珪  
晝夜號哭不絕聲及長授書通解大義然不屑屑章

旬期於敦行而已明天啟中奉父命援例輸粟崇禎  
初授廣東州吏目以父懷溪老病不之官親調藥飲  
扶挾起居衣不解帶卧不安席者前後五年嘗焚香  
祝天請以身代復南向拜禱曰珪聞濟萬人之生者  
可延一人之生願竭力賑施爲父請命適歲大禋道  
殓相望元珪設粥糜以飼饑者市藥餌以療時疫收  
瘞暴骸施舍棺槨凡利濟之事行之周三歲父病果  
愈其誠孝所感如此後父卒元珪哀毀骨立廬墓終  
喪未嘗一御酒肉事繼母邵亦盡孝如本生母士民  
咸稱道之

張一尹字尚佐父應貞爲邑諸生爲族人所誣羅織成  
獄一尹年十七代父陷囹圄雖膺縲紲未嘗一日廢  
讀也新令吳應台聞書聲異之廉知其實時方初夏  
報獄中菊有黃華逮原証一鞠得白其冤取其文閱  
之批曰匹夫發憤爲天下雄如子者可以發憤矣一  
尹愈專心力學是歲補弟子員尋食廩餼一尹有奇  
識生平論議侃侃見義勇爲垂卒惟以治家課讀爲  
訓云

國朝

鄭應朝字國聘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生母黃氏邁疾

躬嘗湯藥衣不解帶者六十餘日及歿三年不御酒  
肉不聽音樂事繼母鍾氏色養備至無異所生崇祀  
鄉賢

張密順治甲申奉父避難山中山賊忽至家人悉奔竄  
密負父匿叢莽間與賊遇欲加害密呼號以躬衛父  
受賊捶擊血透重衣氣幾絕猶手不釋父賊感其誠  
相率散去父子俱得全父患疽百藥無效密爲吮其  
毒始得愈縣令表其閭曰純孝之門

張宇字尙心邑諸生性純孝凡可以奉親者事不辭難  
父患癰百藥罔效字焚香祝天跪吮之乃得愈康熙

二十二年 旌

方應秩字朝音父大奎性嚴肅應秩先意承志曲盡心  
力母周氏卒廬於墓所寢苦枕塊哀毀骨立不御酒  
肉者三年後居父喪如母喪時遇祭辰輒悲慕號泣

雍正八年 題旌

黃應律合溪人篤於孝友家貧與兄應德同養親以兄  
習舉子業恐其分心力耕自任父疾哭泣告天願以  
身代及歿哀毀骨立結廬墓側三年不御酒肉母趙  
氏性嚴急應律時時曲體務得歡心迨母歿悲痛廬  
墓一如喪父時山谷多虎里人屢勸歸終不許惟泣

謝焉乾隆四年 題旌

吳守雋邑人孝思純篤出於天性甫弱冠值甲寅閩寇之變家人逃匿祖母方患病守雋與父侍寢側寇突入縛父索金帛守雋傾囊求免猶不許舉刃將加父頸守雋慟曰與其喪父而生毋甯抱父而死遂以身翼父首觸賊刃求代寇乃並釋之焚其廬而去守雋扶父起急負祖母出乃獲生全後祖母壽至九十父亦至七十一而卒里中讚歎其事至今不衰焉乾隆九年 旌

陳之璉字殷重政內鄉人邑諸生善體親心凡父母所欲爲必竭力以奉其志遇疾病衣不解帶久而不衰歿後廬墓三年終身哀慕不輟乾隆九年 旌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三十

黃昌期字際盛邑諸生孝子應律子也少失恃悲號盡禮育於祖母趙氏迨祖母歿隨父廬墓側孝思一如其父焉事繼母曲意承歡父患噎醫藥罔效昌期遍訪名醫獲奇方父疾乃愈性好施予當康熙丁酉己亥間歲洊饑出粟倡捐全活甚眾月泉書院傾圮捐資修葺至今朱呂兩先生祀弗替前督憲葉府憲李先後表其廬乾隆二十五年 旌

鄭爾壽字一翬義門裔也自髫齡時遇父母微疾輒憂

形於色寢食俱廢里人咸以孝童稱之母患痢諸藥罔效爾壽虔禱於神夢中恍有告者曰康山泉可療汝母疾爾壽中夜急往得甘泉歸飲母母病獲瘳後父患瘋疾躬親扶持衣不解帶者三載父乃卒先是家甚貧爾壽勤於生殖後得稍裕父臨終囑以隨力調濟爾壽遵命終身不忘當丙申己亥時邑連遭荒歉爾壽出粟賑饑全活甚眾邑侯王給匾獎之乾隆二十六年 旌

張啟旭字心初以例入成均性至孝童時父遠出母病輒呼天號泣儼若成人母目盲啟旭晨昏舌舐母目復明父得瘋疾輾轉牀褥啟旭撫摩扶掖片刻不離有言海風藤可治者訊其狀將往求焉家人咸以山多虎勸弗行啟旭不顧而去卒得之以療父後父母歿哀毀幾絕朝夕哭奠三年如一日凡遇節序諱辰號泣如初喪其始終不衰如此乾隆二十七年 旌

石文楫政內鄉人諸生少孤事母至孝母患痢文楫亦患痔不能坐起跪煉藥餌以進母目失明文楫以舌舐之光尋復後母歿躬自築廬於墓側服闋不復歸覓近墓之廢寺居焉至疾篤子孫勸歸不許竟卒於寺中乾隆三十七年 旌

吳尚錫字惟予尚鉞字惟虔俱邑諸生尚鉉母弟也康熙甲寅閩變伯氏殺賊殉難二人痛兄之亡奮不顧身冒刃以報兄讎出尸於叢骸中歸葬之母以哭兄失明病幾死尚錫與鉞百計求治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母病尋愈目亦復明他如建宗祠捐義產設糜粥以救饑築橋梁以利濟皆孝思所推暨也故至今頌德不衰焉兄尚鉉自有傳見忠節

張以叙字天秩北隅人幼英敏弱冠入邑庠困於闈試以例授訓導尋改主簿時父母年老不忍須臾離遂絕意進取父病隔三年以叙亦每食不下咽母壽至

九十三以敘年七十持喪猶哀毀骨立與伯兄分產讓腴取瘠以故族人咸稱道之其生平更多義舉嘗卜祖父兆於僊華山麓掘數尺見石槨惻然令掩之加以封樹囑子孫毋與他人外家石氏晚有子七歲而孤親房利其產危甚以叙保持之俾得成立歲辛未鬻一洪姓婢契成而夜慟詢知已許人不欲再適以叙卽取契還女并贈白金後壽至七十八而終王繼旦字德平深溪人自幼敦至性讀書求通大義早孤與兄繼祥奉母卽以孝聞繼祥爲邑諸生銳意舉子業悉以家計委弟弟亦絕不以塵事及兄無何繼



祥病羸纏綿三載繼日不惜罄資以供參苓兄卒二姪俱幼以叔代父督課維勤後姪守觀及子允中先後遊庠皆其所培植也性慷慨樂於推解歲出其節嗇所餘以濟族鄰之貧乏者前令趙嘉其行推爲鄉祭酒以風示邑人焉

樓承順字光大康熙壬寅恩貢授台州甯海縣教諭善事親親亡廬墓自題永慕廬遠近賦詩以彰其行邑侯邢敬慕之延課讀於內署藕花亭多所題咏平生不慕聲利不求宦達方雍正元年儒學臚列其行以應孝廉方正之選而承順自以盛名難副謙讓不遑遂以老病辭焉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三十三

潘顯順字盛齋嘉興鄉人貌古樸氣度恂恂人犯之置弗校天性孝友父沒廬墓三年母沒如之昆季六人當析時田疇取其瘠者曰吾少時所耕作弗忍舍也弟姪或蕩產卽割己田以予之不復計喜周人急有不能償者焚其券歲辛未邑大禊捐金助賑又煮粥以食鄉鄰之餓者當事咸嘉獎之舉耆賓以爲闔邑勸

石邦璣邑諸生昆季三人生居長母偏愛仲季邦璣曲意奉之嘗就學義門一日寢而心動急起告歸其友

止之不可歸果母疾作人方之參母之嚙指云大父最憐之勉其力學每夜深欲睡挑燈跪讀友曰爾何自若若是答曰吾承祖命而業不加進是罪人也故跪以自罰耳未幾遊庠惜年不永以赴試會城卒金廣倫自幼以孝聞甫九齡母歿哀毀骨立見者憐之父病疇遍求醫治不痊虔禱於天割股以進父病乃愈前縣王給匾旌之

倪元征字商臣貢生通化鄉人幼失怙依依孺慕至老不衰事繼母如所生弟含章早卒撫其遺子占熊俾之成立平生勇於爲善自作家廟外如新學校賑凶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三十四

荒建橋梁悉出重資以成其事子兆熊

兆熊字旋菴性友愛與弟

占熊出入相偕邑侯薛鼎銘題其室曰怡怡凡行事悉承父志利足及人者知無不爲嘗曰使貧人多一升卽加一餐區區不足較也邑人某有事欲訟於官旣而曰毋使倪翁聞甯己負屈也遂寢其感人如此兆熊自祖而下至孫曾食指數十人皆同爨有義門之風焉

樓洵揆字守聖南隅人幼穎悟喜讀書壯遊庠序見許士林家貧克盡孝道自祖父母以及父母生養死葬靡不竭力經營又外大父早世兩舅繼亡無後洵揆迎外祖母養於家奉以終身迨歿擇就近地遷外大父及兩舅之殯合葬之便祭掃斯尤克重親親之誼者生平勇於行義嘗遇歲饑率先勸賑喜爲人解紛

侃侃直言嫌疑罔避當事每器重之屢邀給匾嘉尚焉

朱以明字光新西隅人性真摯篤於孝義童時母中暴疾卽知顛天求代人咸異之後母歿號泣如嬰兒越歲父繼歿益哀毀骨立廬墓寢苦三年如一日一弟出繼陷於訟危甚以明百計解散之乃得釋弟亦隨歿時弟家計已耗四姪皆幼以明卒撫育之以至成立康熙丁丑歲侵邑侯煮粥以活饑民令以明董其事設法散給饑者咸賴以生家僅中資而性好施予嘗捐田糾眾勸建城西義橋又捐地爲義塚他如貸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三十五

金焚券往往有之不稍吝焉邑侯秦嘗稱爲一鄉善人云

洪孟綱字尚德與弟孟經字尚恩孟紆字尚志東隅人同母昆季也性俱謹厚篤於孝友家故貧三人竭力以奉甘旨當嚴寒時父病思食鯽冰堅不可得孟綱獨往潮溪破冰入水獲魚馳歸衣履皆淅淅有聲二弟爲之泣下及歿三人擔土築墳且擔且泣見者哀之母性仁慈喜周急三人每善承之無敢稍吝迨母至九十四而卒孟綱時年七十二弟俱逼六旬相向悲泣猶如嬰兒焉終身合爨而食不忍分異同心操

作家遂漸裕歲辛未邑中大祲三人謀所以賑之乃煮糜以食饑民全活無算又常捨棺殯死注藥施人以故人多德之前令何旌其孝義可風後三人先後並舉賓筵人以爲榮

朱興楚字繹封西隅人鶴鳴仲子也少與兄同習舉予業後兄舉進士授通海令興楚奉父母就養尋復侍回浦往來奔走遂不獲卒業援例得江西樂平尹謁選後便道旋里見堂上白髮依依不忍別往泣任多能聲歲辛未

鑾輿南幸江西臺使者令興楚赴浙祇迎喜得歸省兼程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三十六

赴浙抵省聞父病急陳情上官重繭歸家伏地而泣父亦泣不數日父歿興楚自恨定省有虧服除遂不復出與兄共侍老母怡怡一室凡十九年而母歿興楚尋亦卒可謂能知所本者矣

傅之富柳溪人秉性孝友父遭疾百計以求藥餌凡所需無不力致之迨歿朝夕哀號至終喪不少懈奉母尤謹居母喪一如喪父時昆季三人怡怡一室終身無閒言先是家甚貧之富辛勤操作後乃漸裕雖絲毫不敢浪費而於義舉頗踴躍焉歲辛未邑大祲出粟煮賑全活甚眾浦陽書院新建割捐腴田以助膏

火他如修廟宇造橋梁無不樂爲之助里黨至今稱  
之前邑侯龍器其爲人舉鄉飲以寵異焉弟之增爲  
人循謹亦舉耆賓

張國儒平安人以例入成均自幼篤於孝友甫五齡因  
母嗜魚私攜捕器伺水濱終日忘歸其父見而奇之  
稍長出就外傳讀詩至陟岵章卽泫然涕下求歸省  
親蓋至性有異人者後以 力衰棄舉子業獨任家  
政勸昆季就學俱獲有成父歿兄弟同居者四十年  
或欲議析輒涕泣不食以故舉家感之終無間言性  
好義辛未歲饑有陳姓貧不能存將鬻其妻子國儒  
聞而力止之資以銀穀母子獲全子用璐甲午舉於  
鄉人咸謂報施之不爽焉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三十七

金仁梓性純孝母歿時年十五哀泣過成人父繼病家  
貧乏醫藥資割股以救父暈絕於地良久乃醒後父  
亡叔憐而養之事叔一如事父鄉里咸嘉歎焉

周宗濂字仲文通化人爲邑諸生讀書敦本悃悞無華  
事父古盡孝道母患瘋疾久卧牀褥宗濂左右扶掖  
不入內寢者三載嘗割股和藥以進又泣禱於神願  
促己壽以延親算迨歿結廬墓側朝夕哭泣終喪乃  
歸與二兄分析讓肥取瘠僅供饘粥而已以故鄉里

恆稱許之

張德韜字用六東隅人國學生賦性謹厚淳朴不雕居家尤敦孝友父大病醫藥罔效德韜號呼無計剖股以救病乃獲痊篤於手足毫無間言析產時讓肥取瘠人以爲難前令孟給扁旌其門

張應堅字又白德政鄉人鄉貢生立品端方秉性孝友父元慶家豐於財而嘗念手足至誼不忍獨饒將己田析而爲三各給三十石以膳諸弟迨歿應堅克繼父志絕無異言後二叔家漸裕見應堅食指日繁願退歸以報兄德應堅猶再三辭讓不獲命而後受之平生慷慨好施康熙壬寅歲旱大侵應堅賑穀二百餘石全活甚眾他若修橋梁治道路濟貧乏澤枯骨無不踊躍爭倡義行猶彰彰焉

趙渭字望周東隅人父兄早歿事母先意承志嘗爲外祖家置田立祭至今義產猶存母患病涕泣祈天願減己算以延親壽厥後事九旬之母孺慕如老萊子迨歿朝夕號痛扶病守墓親族力勸乃歸尋以哀毀成疾卒居家不苟言笑事二嫂甚謹撫諸姪如己子性慷慨推與勿吝而於族黨閒尤多方周恤曾有族子貧乏欲售其祖塋墓木者渭聞之給以直得勿剪

伐且請諸官永以爲禁所謂愛其親以及他人之親者於渭見之矣

王宇清字天一興賢鄉人幼卽嚴重篤於孝友侍堂上務得歡心終身孺慕勿衰讀書穎異過人童試卽鬱爲首選入泮未幾己酉選拔入成均庚戌入都

廷試一等發往山西以知縣試用歷任河津芮城趙城靈石諸縣事時西陲軍需未撤事多掣肘獨能措置裕如凡卹民興教剔弊懲奸通水利賑凶荒治蹟彰彰所在民多感之尋以事罷歸志節凜然足跡不入城市嘗慕鄭氏王氏兩義門以禮持家著有儀則悉取其意定宗祠規制十卷率族人拜起承事其事亡如事存又若此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三十九

鍾鳴盛字希山嘉興鄉人例貢生賦性淳朴克敦孝友凡堂上所需無不曲意承志母病癆瘵百藥罔效醫者以人胞可治俗以胞壞子亡爲忌竟不可得時鳴盛妻將產喜曰可無他索也母苟得生子死何傷不旬日子生胞調和以進母病果瘳子亦無恙人以爲孝感所至弟周能未三十而逝遺孤尙幼鳴盛撫之不啻己出卒爲婚配俾成立焉業師曹德照晚年喪子乏嗣鳴盛爲贈資娶妾他如修學造橋靡不

踊躍助捐其慷慨好義又如此

張灝字次梁北隅人由恩貢生任慈谿縣訓導秉質純樸篤於倫常其奉堂上歡織悉必體親意或父母偶抱微疴衣不解帶終夜不入內寢若有所施與卽素所珍惜罔敢稍吝焉迨歿喪必盡哀祭必盡敬自少至老始終如一蓋其天性然也故今里黨猶有稱之者

張可梗字南先北隅人少明敏愛讀書弱冠遊庠再試食餼生而孝友甫六齡母傅氏卒抱伯兄而泣哀痛如成人嗣出就外傅師或問及必哭泣不止聞者咸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四十

爲淚下旋娶繼母周氏依慕一如所生不數年周氏復歿時父已無再續志可梗以庶弟尚幼不忍失怙再三勸父復娶以撫弱弟後父年老多病朝夕奉侍靡有怠心及歿廬墓三年其終身孺慕不衰如此以故鄉里咸敬之前縣龍暨學師葉皆給扁旌焉

劉宗和

金思楷

黃志中

張應鎬

傅希誠

凌 堅

以上六人俱已旌表年代事實無考

朱以鈔字光順興悌父也少讀書長佐父理家政遂棄舉業然喜披閱書史每夜分不少休至性過人侍父疾衣不解帶者數年母疾亦如之伯叔因乏輒以所



有濟之待人恒過厚嘗曰甯我受人虧毋人受我虧也卽以此語訓子孫家僅中資每好周人之急鄉族不和輒出一言排解之各得其平心而去卒年六十

一

項以森字君宿小嶽里人其父誤殺人森慨然詣公堂請代時僅生一女未有子親友莫不爲森勸森謂代父受戮死不恨乃招承之當事者憐其孝稍從未減流山東陽谷縣森且泣且喜遂行旣至徙所以忠信得交於異鄉漸有家計越數年歸省墓冤家發之復

潛往遂不歸

據周盤洲文集參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四十一

洪正祿職員新宅人生有孝性父病劇顛天請代夢神告之曰官巖龍潭水可療疾時山有虎人戒夜行祿醒卽至巖巔取水而下猝遇虎吼而出祿避之祝曰祿取水以療父病幸毋傷我虎竟帖耳而去歸禱天割股煎水以進父疾果愈後祖父患瘋痺朝夕奉侍三年不倦親歿廬於墓子孟慈克承先德亦以孝稱

嘉慶九年旌

吳由慥字誠士邑諸生父德喚晚得瘋症又患氣喘連綿牀褥間由慥藥餌必親調中裙廁牕必躬自浣滌夙夜扶持者三年歿後廬於墓每飲食哭奠如父在

時服闋母蔣氏又卒痛曰兒願侍吾親於地下矣哀  
毀逾五月卒年四十一嘉慶 年請 旌

徐廷芝嵩溪人也早喪母同父鰥居貧無立錐力傭以  
養父父性乘中年常橐卧不起雨雪時丐以供父父  
食餘命之食乃食否則雖飢不先食或所乞蔬飯相  
雜父恚不食乃急漂飯中蔬成白飯以進之父如拂  
意叱之跪不命之起不敢起冬爐無火向里中灰冶  
丐火父嫌有灰氣乃更丐飯竈火以進如是者有年  
一夜將半父忽憶出水灣泉水命往取之廷芝唯唯  
出水灣者雞冠山下地也去家半舍而遙山深夜寂

聞鳥獸呼嘯聲悸不敢前卽出水灣下流取而返父  
飲揮去曰汝敢給我耶遠邇諸泉味吾素辨之此西  
塢坑水也怒杖之廷芝跪乞恕而起復潛行崎嶇荆  
棘中顛躓者屢頭觸石血涔涔下至出水灣取而歸  
天已曙跪而進之其曲意順承多類此及父歿哀毀  
柴瘠結草墓旁終其身曰阿爺無伴也得食必拜奠  
如父在時邑人咸嘖嘖稱之曰孝子孝子

據訪册沙  
城文集參

周耿光庠生田坂周人母吳氏有痰疾常侍卧側雖天  
寒徹骨聞咳聲卽起母卒恐傷父心勸娶繼母逾年  
繼母鄭氏亦卒旣而父歿哀痛幾至滅性卜地於金

華中心堂背造屋居其旁并買田畝爲守墓計承父命助產於祠後復助產爲父母特祀戚族咸欲列其孝行請旌乃蹙然曰孝何敢言是滋耿光之罪也卒後知縣馬書純孝性成四字備儀衛送至其家

張致義孝門橋人邑庠生復援例爲貢生性純厚父多病侍奉湯藥先意承志十餘年如一日及卒哀毀骨立及葬躬操畚撮負土成墳事母徐氏甘旨親供母好儉不多食必跪以請女弟四人友愛甚篤嫁資必厚於父在時常痛世之信堪輿家言停喪不葬者輯葬親說二卷以勸人性好施與家素豐以多行善事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四十二

中落卒年三十九

朱守縵茜溪人母周氏晚得癱疾困卧床褥縵與妻張氏日侍飲食夜候溲溺扶持擁護者七年後病增劇必得人乳以養張氏適舉幼子乳如湧泉供母之餘

始及其兒人皆樂道其孝行焉

光緒二十三年邑令江澄申詳請旌

黃幾堦字雲湄合溪人恩貢生性孝友制行端慤與人處一本至誠平素喜讀書無他嗜好教授蔡召南先生剛方少合獨器重之家素豐遭匪中落授徒自給二十餘年晏如也誨學者諄諄有恒整身率教門下士咸化之燹後以族中弟侄輩窘於家計多廢學約

爲文課力加督責士風爲之振起昆季分炊肥瘠不與較人或有事相質悉準情酌理以平之外和內介非分之財絲毫不取人亦不敢干以私光緒紀元公舉孝廉方正

廷試以教職用歲癸未署杭州府訓導旋以病歸適奉景甯教諭之命而已瀕危不起矣卒年五十八

徐伯燧嵩溪人早歲失怙事母孝治家嚴而有法子侄輩言行或不中理輒面責不少貸視其聰穎者則令習詩書否則卽課以耕作使無游惰諸弟髮已垂白猶事之如嚴父子婦輩入門皆就規矩無嘻嗃之習

浦江縣志

卷之八

孝友

四十四

兒童啼哭聞警欵聲卽爲斂戢同爨八十餘口門庭肅靜無譁雍睦無間言因以孝友顏其堂說者謂名稱其實云卒年八十四

